北史

唐 李延壽 撰

第四册

卷七至卷三五（傳）

中華書局

北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何人也。博學多才藝。慕容垂以爲博陸令。道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歸道武。道武素聞其名，拜中書令。中原旣平，賜爵下蔡子。卒。

子須襲爵。除長樂太守，進爵信都侯。卒，贈昌黎公，諡曰恭。

須長子恒，字長生，沈粹有局量。歷位尙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

太武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眞君四年，墜馬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使乘傳奏狀。帝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

子道賜襲爵。道賜善騎射，機辯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卒，謚曰哀公。

子拔襲爵。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人。時太武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赦拔。後獻文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爲尚書左丞。道武定中山，寶官司敍用，多降品秩。帝既素聞蒲名，仍拜尚書左丞。明元卽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後改爲壽張子。太武卽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以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强，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官，吏人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論之，常以爲稱首。贈平東將

軍、廣平公，諡曰文恭。

子昭襲。以軍功進爵脩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見稱。

谷渾字元沖，昌黎人也。父袞，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位廣武將軍。

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受經業，〔一〕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武時，累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爲太武所器重，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卒，諡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襲爵。位外都大官。卒，諡曰簡公。

子洪，字元孫，位尚書，賜爵滎陽公。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伏法。

子穎，位太府少卿。卒，贈營州刺史，諡曰貞。

子士恢，字紹達，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侯。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爲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太后誣其罪，殺之。

渾會孫楷。楷有幹局，稍遷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武」。〔二〕累遷城門校尉，卒。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爲慕容沖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爲博士。初，道武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闕上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明元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武反於上黨，〔三〕詔表討之。爲胡所敗，帝深銜之。

泰常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侵地，以奚斤爲都督，以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表既剋滑臺，遂圍武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武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明元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武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以賊未退，祕而不宣。

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帝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及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明元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立氏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無蕃臣禮。玄懼，詣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尙書，賜爵燕郡公，出爲武牢鎭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四〕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强弱，輔脊自壯。」〔五〕衆共嗤之。坐徵還。卒。

軌既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倒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軌終得娶封氏，生子叡，字叔文。位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於苑內立殿，敕中祕羣官制名。叡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卒於南部尙書，謚曰宣。

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尙書左丞，爲孝文所知遇。良弟衡，

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子崇基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太武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蠕蠕乘虛犯塞，京師震恐。壽雅信任質，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後屢進讜言，超遷尚書。卒，贈廣陽侯，謚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慶，位南部尚書，封襄平伯，出爲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卒官。孝文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邃服，詔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太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人吏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六〕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人，爲齊衰三月。」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邃、叡爲從父兄弟。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甥，〔七〕崔氏之壻；邃母雁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眞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道武善之，拜建節將

軍，賜爵成紀侯。

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之，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

先是，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帝遣濟爲遵從事，卽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强，全無綱紀。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都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爲！』又曰：『魏帝欲爲久都平城？將移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爲羌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六〕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爲謀主，勸永據長子城。仕永，位祕書監。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祖父及身悉歷何官？」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樾，石季龍樂

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高密侯。」車駕還代，以先爲尙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道武討姚興於柴壁也，〔九〕問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

明元卽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爲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爲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卒於內都大官，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諡曰文懿。子國襲爵。

國子鳳，中書博士。

鳳子預，字元凱。太和初，歷祕書令、齊郡王友、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飡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

有粗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弟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飡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飡玉有神驗，何不受唅？」言訖，齒啓納珠。因嘘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先少子皎。天興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化長遠，不可紀極。」皎爲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博通，有才華，補清河王懌府記室。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速，當世稱之。又爲懌撰輿地圖及顯忠錄。性好老莊，甚嗤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叉惡懌，徙義徽都水使者。俄而懌被害，因棄官隱於大房山。

少子蘭，以純孝著聞，不受辟召。孝昌中，旌表門閭。

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思義徽雅正惇篤，薦其孫景儒，位至奉車都尉。自皇始至齊受禪，百五十歲。先之所言，有明徵焉。

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其爲播郎，因以字行於燕、趙焉。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初爲道士，中年應詔舉，爲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黃冠子。有文集十卷，爲學者所稱。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弱冠，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疾，〔一〇〕爲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赫連屈丐所執，拜祕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南。

秀位中庶子，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獻文卽位，進爵陽都子。〔二〕時丞相乙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職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秀寧就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免難。

時秀與中書令勃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爲郡。秀固讓不受，許之。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卒，贈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子儁，字異鄰。襲爵，位荆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人不知學，儁表置學官。在州五載，清靖寡事，爲吏人所安。卒，贈兗州刺史。子叔休襲爵。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患，輒在家定省，坐免官。後爲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卒，贈齊州刺史。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爲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貞。

景儁弟景輿，淸峻鯁正，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輿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竇瑾字道瑜，頓丘衞國人，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也。高祖成，頓丘太守，因家焉。

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爲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參軍國謀，屢有功，進爵衞國侯，轉四部尙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長安鎭將、毗陵公。在鎭八年，甚著威惠。徵爲殿中都官尙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吳平，留瑾鎭長安。還京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太武歎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爲冀州刺史，淸約沖素，著稱當時。還爲內都大官。

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尙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陀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位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人婦，爲部人賈邈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李訢字元盛，小名眞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尙書、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爲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謚曰襄侯。

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因識眄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女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衆也？必爲朕家幹事臣。」訢聰敏機辯，强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

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黨其親戚，言於景穆。以浩爲不平，聞之於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

文成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帝顧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爲相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

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疏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爲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闡弟問之，足可知委。」訢從其言。又趙郡范𢷬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爲厮役。

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檦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一〕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檦。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僚莫不曲節以事之。檦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

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爲侍中、鎭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檦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檦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檦曰：「公德於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檦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璞字季直，〔二〕性惇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仕晉，位建威將軍、荆州從事，轉平西府錄事參軍。晉將劉裕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書，辭甚激厲，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其不屈如此。事見南史宋本紀。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己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泰常二年，與司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爲武牢鎭將，賜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柏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卽可就此。」子從其言，遂葬宗之墓次。延之後五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家卽居於祖墓之北柏谷塢。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深，〔一四〕晉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姚興。及姚泓滅，歸魏，爲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羇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至延和二年，衞大將軍、樂安王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爲從事中郎。

辭而獲免。

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詁訓、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

子濟襲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淸稱。加寧遠將軍。及宋王劉昶開府，召爲諮議參軍。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眞鎭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義眞敗，脩之沒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脩之能爲南人飮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累遷尙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宮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爲雲中鎭將，〔一五〕欲率吳兵爲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脩之遂奔馮弘。〔一六〕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

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云「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

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佗爲偶，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七〕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脩之謂浩言爲然。後卒於外都大官，謚恭公。

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爲金部尙書，襲爵，轉殿中尙書。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

朱脩之者，仕宋爲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爲安頡所禽。太武善其固守，以宗室女妻之，以爲雲中鎭將。後奔馮弘。弘送之江南。

頡之剋滑，〔一八〕宋陳留太守嚴稜戍倉垣。及山陽公奚斤軍至潁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明元嘉其誠款，賜爵郃陽侯，假荆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太武踐阼，以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淸廉稱。卒於家。子幼玉襲。稜舊書有傳，今附之云。脩之在宋顯

達，事並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晉昌冥安人也。〔一九〕父繇，以涼土喪亂，推涼武昭王霸于河右。及涼亡，和與兄契攜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降魏，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至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討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寧。契與阿若戰沒，和收餘衆，奔前部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剋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表狀。太武嘉之，屢賜之璽書。後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太武使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二〇〕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眞伽將叛，和徑入其城，禽斬乙眞伽。由是西域剋平，和有力焉。

正平元年，和詣闕。太武優寵之，待以爲上客。文成以和歸誠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爲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

子欽，字孟眞，位陝州刺史。降爵爲侯。卒，子景宣襲爵。卒於東郡太守。〔二一〕

史。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封晉昌公。獻文時，位華州刺史。太和十六年，降爲侯。子崇，字繼祖，襲爵。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萬年。父脩之，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脩之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爲立碑墓。又贈脩之母爲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職者七郡、五縣。

讚少以淸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苻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爲馮翊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爲主，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三〕由是流人繦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

初，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頷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

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疇昔言乎？」讚延文坐曰：〔三〕「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讚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譽。年老，求致仕。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太武悼惜之，謚曰宣穆。子元寶襲爵。

元寶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末，爲中川太守。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後爲弘農太守。坐受納，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

祖禮，宣武末爲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郤鐵忽反，又爲城人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顏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後蠻反於三鵶，爲都督追討，戰歿。贈衞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禮弟儁。

儁字祖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以選爲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爲之，仍主簿。

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二四〕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

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人俗荒獷，多爲盜賊。儁乃令郡縣爲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鎭魏興，繼日板築。琰之屢擾疆埸，邊人患之。儁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幷禽琰之。琰之卽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二五〕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

大統三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祕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三六〕十七年，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儁年齒雖高，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尙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帝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尙。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

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子奉，位至儀同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

奉弟顒，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位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三七〕小

納言，濩澤郡公。

酈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也。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以郡迎降，道武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

範，太武時，給事東宮。文成踐阼，〔三八〕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以奉禮郎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遂表爲青州刺史。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還爲尚書右丞。

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鎭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鎭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勿復懷疑。」還朝，卒京師。諡曰穆。子道元。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自太傅掾引

爲書侍御史。彪爲僕射李沖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爲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爲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于他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爲寇。延昌中，爲東荆州刺史，威猛爲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九〕二人並坐免官。

後爲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會諸鎮叛，不果而還。

孝昌初，梁遣將攻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三〇〕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梁軍至渦陽，敗退。〔三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

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寶

夤慮道元圖己，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其弟道闕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襲。

道元第四弟道愼，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遷長樂相。卒，贈平州刺史。

道愼弟道約，字善禮，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爲政淸靜，吏人安之。

範弟道峻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爲行臺郎。惲頗兼武用，恒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惲在軍啓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尒朱榮稱兵赴闕，惲與元珍不從，爲榮行臺郎中樊

子鵠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子懷則，司空長流參軍。

韓秀字白武，〔三二〕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父景，〔三三〕皇始初歸魏，拜宣威將軍、騎都尉。

秀歷位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幷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獻文卽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

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臣會議，僉以爲然。秀獨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隣强寇，而兵人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爵。

務字道世，性端謹，有吏幹。爲定州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

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表破賊，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卒。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名暄。祖僧賴，道武平中山，與趙郡呂舍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太武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後兼北部尙書。于時始立三長，〔二四〕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許度，皆有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綵絹、奴婢等物，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爲之舉哀，贈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徹，由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暄長子洪襲爵。洪子傑，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公。

洪弟遵，位臨洮太守。卒，謚曰思。

遵弟榮，位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刺史、平城縣伯。隨尒朱兆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部據定州歸神武。其從兄傑爲兆滄州刺史，亦遣使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使傑便爲行瀛州事。使雄代傑爲瀛州刺史，〔三五〕進爵爲公。時禁網疏闊，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接下以恩，甚爲吏人所懷。

魏孝武帝入關，雄爲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仍除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川叛，叛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城內因雄之出，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

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雄並禽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荊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三六〕梁以元慶和爲魏王，侵擾南境，雄大破之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人上書，更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

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任祥攻之。西魏將怡鋒敗祥等，育、寶各還，據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降之。〔三七〕執刺史馮邕，并雄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收雄家口還大梁。雄別破樂口，禽丞伯，進討縣瓠。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寶爲揚州刺

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拔其二城，禽顯及長史丘岳，〔三八〕寶遁走。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隨侯景平魯陽，復除豫州刺史。

雄雖武將，性質寬厚，爲政舉其大綱而已。在邊十年，屢有功績。愛人物，多所施與，亦以此稱。興和四年，卒於鄴，贈司徒，謚曰武恭。子師嗣。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百姓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上下息訟。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略，加慰喻。還，遷太子洗馬、本郡中正。

累遷河中太守。〔三九〕崇初屆郡，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眞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怗然。卒於官，贈岐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

長子慶和，性沉靜，不競於時。位給事中、本郡中正，卒。

慶和弟楷，字士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不亦善乎？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譽。秀則不畏强禦。竇瑾、李訢，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良可悲也。韓延之忠於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脩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寇讚誠信見嘉。酈範智器而達。道元遭命，有銜鬚之風。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算。堯暄聰察致位，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校勘記

〔一〕晚乃折節受經業　諸本「受」作「授」，據魏書卷三三谷渾傳改。

〔二〕時人號曰瞎武　魏書卷八九補谷楷傳「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三〕河西飢胡劉武反於上黨　魏書卷三三公孫表傳「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四〕使軌部詣雍州　諸本「詣」訛「調」，據魏書改。

〔五〕輔脊自壯　御覽卷九〇一三九九七頁作「負絹自壯」。

〔六〕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　諸本「簿」下有「云」字，「便」下無「除」字，「故」下無「事」字。李慈銘云：「『云』字衍，當有『除』字、『事』字，俱當依魏書卷三三改正。」按李說是，今據刪補。

〔七〕又封氏之甥　諸本「甥」作「男」。李慈銘云：「『男』字，魏書作『生』，古『甥』字也。此作『甥』，遂誤爲『男』。」按李說是，通志卷一四七公孫表傳正作「甥」，今據改。

〔八〕李先字容仁　張森楷云：「魏書卷三三李先傳云『本字犯高祖廟諱』，則是字『宏仁』也。」按張說是，「容」「宏」形似致訛。

〔九〕道武討姚興於柴壁也　諸本「道武」作「太武」，魏書作「太祖」。按「太祖」指拓拔珪，珪圍姚平於柴壁，姚興來救，事見本書卷一道武紀。北史例稱珪爲「道武」，今據改。

〔一〇〕彝請詣溫湯療疾　各本「湯」訛「陽」，據宋本及魏書卷三三、通志卷一四七賈彝傳改。

〔一一〕獻文即位進爵陽都子　按魏書云：「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則此「獻文」當作「文成」。

〔一二〕但有勢利之說　諸本「勢」訛「世」，據魏書卷四六、通志卷一四七李訢傳改。

〔一三〕璞字季直　魏書「直」作「眞」，與「璞」字義相關聯，疑是。

〔一四〕父深　魏書卷三八袁式傳「深」作「淵」，北史避唐諱改。

〔一五〕宋故將朱脩之爲雲中鎭將　諸本「鎭將」作「將軍」，魏書卷四三、通志卷一三一毛脩之傳作「鎭將」。按下文附朱脩之事迹亦作「鎭將」，今據改。

〔一六〕朱脩之遂奔馮弘　諸本無「朱」字，與毛脩之混。據魏書補。

〔一七〕再攻祁山　諸本「祁」訛「岐」，據魏書、通志改。諸葛亮攻祁山，見三國志卷三五諸葛亮傳。

〔一八〕頡之剋滑　魏書卷四三嚴稜傳無。按安頡剋滑臺與奚斤下潁川，非同時事。北史誤。

〔一九〕唐和字幼起晉昌冥安人也　「幼」，魏書卷四三唐和傳作「稚」，北史避唐諱改。「晉昌」，諸本訛「晉西」，據魏書改。晉昌郡，晉惠帝元康五年分敦煌、酒泉置，所屬有冥安縣。見晉書卷一四地理志涼州。又「冥」各本及魏書並作「宜」。獨百衲本作「冥」。按冥安漢縣，兩漢志都屬敦煌郡。各本及魏書誤，今從百衲本。

〔二〇〕太武使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　諸本脫「成」字，據魏書及通志卷一四七唐和傳補。成周公萬度歸見本書卷九七鄯善、焉耆等傳。

〔二一〕卒於東郡太守　諸本「郡」訛作「都」，據魏書、通志改。北魏時無東都。東都亦不得有太守。

〔二二〕於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　諸本脫「州」字，據魏書卷四二寇讚傳補。

〔二三〕讚延文坐曰　諸本脫「讚」字，據通志補。

〔二四〕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　周書卷三七寇儁傳「長史」下有「以下」二字。按無此二字則「皆」字無所指，疑此脫。

〔二五〕其子等並徒步而還　周書及通志卷一五七寇儁傳，「其」上有「秩滿」二字，疑此脫。

〔二六〕封西安縣男　諸本「西安」作「安西」，周書、通志作「西安」。按墓誌集釋寇奉叔墓誌圖版三六二稱儁爲「西安元公」。又下文「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今據乙。

〔二七〕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　諸本「憲」下衍「爲」字，據周書刪。掌朝、布憲、典祀並北周官名，見通典卷三九。

〔二八〕文成踐阼　諸本「文成」作「太武」，魏書卷四二酈範傳作「高宗」。按上云「太武時給事東宮」，東宮指景穆太子，卽文成之父，故下云「追錄先朝舊勳」。作「太武」誤，今據魏書改作「文成」卽高宗。

〔二九〕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　按魏書卷四二寇讚傳，謂寇祖禮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則此「及」字當是「乃」字之訛。

〔三〇〕梁遣將攻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　諸本脫「攻」字，據通志卷一七一酈道元傳補。又元法僧叛魏前是徐州刺史，此「刺史」上當脫「徐州」二字。

〔三一〕梁軍至渦陽敗退　諸本脫「梁」字，據通志補。

〔三二〕韓秀字白武　魏書卷四二韓秀傳「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三三〕父景　魏書「景」作「昞」，北史避唐諱改。

〔三四〕太武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後兼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　魏書卷四二堯暄傳「太武」作「高宗」，又云：「除太尉中給事，兼北部曹事，後轉南部。太和中遷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按此「太武」當作「文成」即高宗。又「北部」下疑有脫文，否則似太武時即已立三長，誤。

〔三五〕使傑便爲行瀛州事使雄代傑爲瀛州刺史　按北齊書卷二〇堯雄傳作：「便留傑行瀛州事。尋以爲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以代傑。」此在「事」下「使」上當脫「尋」字。

〔三六〕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荆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　按北齊書云：「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率衆逼州城指豫州，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慶之敗，棄輜重走。後慶之復圍南荆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鎭，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荆州來，未至，雄陷其城。」則圍南荆州的是陳慶之，非堯雄。堯雄攻陷的是白苟堆，非南荆州。據魏書卷九八蕭衍傳稱：「天平三年五月，豫州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尅之。」則北齊書是。北史删改失原意。

〔三七〕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降之　諸本無「郭丞伯」，北齊書有。按無此三字則下文「禽丞伯」無所承，今據補。

〔三八〕 禽顯及長史丘岳　諸本脫「丘」字，據北齊書補。丘岳見魏書卷一二孝靜紀元象元年二月。

〔三九〕 累遷河中太守　魏書卷四五柳崇傳「中」作「北」。按時無「河中郡」，疑當從魏書作「河北」。

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陸俟　源賀 曾孫彪　玄孫師　師從叔雄　劉尼　薛提

陸俟，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內侯。

俟少聰慧。明元踐祚，襲爵關內侯，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以備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剋武牢，賜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俟與河內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轉武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爲安定鎮大將，追討崖等，皆獲之。

遷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一〕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俟，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

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俟問其故。俟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莅以威嚴，節之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鎭，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卽日復除散騎常侍。

帝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鎭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

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俟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鎭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鎭。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俟乃率

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俟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都大官。

文成踐祚，以子麗有定策勳，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

長子馛，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强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馛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馛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馛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馛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後襲父爵，〔三〕改封建安王。

時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人猶懷去就。馛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

馥皆免之。百姓欣悅，人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馥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

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于孝文。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馥有六子，琇、凱知名。

琇字伯琳，馥第五子也。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馥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馥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闕力，何患童幼！」馥奇之，遂立琇爲世子。馥薨，襲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累遷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

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內。琇聞禧反，斬曇和首。〔三〕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寃，宣武詔復琇爵，子景祚襲。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

初，孝文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規謀，共論政事。而國戚謂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疏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寃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

長子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位尙書右戶、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恒州刺史。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暐與恭之晚不和睦，爲時所鄙。子元規位尙書郎。元規子撥，陰陽律曆，多所通解，位幷州長流參軍。

恭之字季順，有操尙，位東荆州刺史。贈吏部尙書，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𣅿，字仁崇，篤志文學，齊律序則仁崇之詞。位終通直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

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爲三武。〔四〕

䩭弟歸，位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子珍，夏州刺史，贈太僕卿，謚曰靜。

珍子旭，性雅澹，好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決及兩儀眞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後，贈幷、汾、恒、肆四州刺史。子騰。

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從尒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淸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時使靑州，遂留鄴，爲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敍述時事，辭理抑揚。周文嘆曰：「卿眞不背本也！」卽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衞將軍。騰既爲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顧內職。

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使通江油路，〔五〕直出南秦。周文謂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卽解所服金帶賜之。州

人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長寇讎。」卽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盡殺破之。〔六〕

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夏並反，攻破郡縣，騰率兵討平之。及齊公憲作鎮於蜀，以騰爲隆州刺史，令憲入蜀兵馬鎭防，皆委騰統攝。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總管，領刺史。

保定二年，資州槃石人反，〔七〕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子反，所在蠭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戶。

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奏令告騰云：「齊已誅公母兄。」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

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於是令騰馳傳還朝，副憲東伐。

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又詔騰討之。騰沿江南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郡守蘭休祖又阻兵爲亂，方二千餘里。復詔騰討之，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功績焉。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

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衞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寧朔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陳人乃遁。加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

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太尉公，〔八〕謚曰定。子玄嗣。

玄字士鑒，騰入關時，年七歲。〔九〕仕齊爲奉朝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爲隋文帝相府內兵參軍。

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歸弟麗，〔一〇〕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愼，初無愆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尙書。

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旣而爲中常侍宗愛等所殺，〔一一〕百僚憂惶，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尙書長孫渴侯、尙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旣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甚孝，遭父憂，毁瘠過禮。

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人譽，慮有不測之禍。」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悖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謚曰簡王，陪葬金陵。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

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

定國在襁抱，文成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游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及獻文踐祚，拜散騎常侍，賜封東郡王。定國以承父爵，辭，不許。又以父爵讓弟叡，乃聽

之。俄遷侍中、儀曹尙書，轉殿中尙書。前後大駕征巡，擢爲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鎭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尙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主壻，除通直散騎常侍。歷兗、青二州刺史，並有政績。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卒，贈鎭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

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沖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沖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尙主，職位赫弈。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昕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主壻，特垂昵眷。宣武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蕃，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傷過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卽咸陽

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建義初，尒朱榮欲循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仍復先爵。

天平中，拜衞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衞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初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己納物，人士敬愛之。除中書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宣。

子彰崇好道術，曾嬰重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敎訓六子，雅有法度。子卬。

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卲所賞。卲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爲搢紳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接。在席賦詩，卬必先

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

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一三〕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卲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使迄未應受。〔一三〕

齊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摶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摶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

卬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衞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

子乂，字旦，襲爵始平侯。乂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祕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

常侍。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卬第二弟駿，字雲驥。自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卒於東廣州刺史。

駿弟杳字雲邁，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爲寇所圍，經百餘日，就加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疫癘，死者過半，人無異心。遇疾卒。及城陷，陳將吳明徹以杳有善政，吏人所懷，啓陳主，還其屍，家累貲物無所犯。贈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僕射。子玄卿，位尙書膳部郎。

杳弟騫，字雲儀，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侍。武平末，吏部郎中。

騫弟摶，字雲征，好學有行檢，卒於著作佐郎。

摶弟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卲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爲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散

騎常侍，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鄴，委彥師留臺機密，〔一四〕以重愼見知。

周武帝平齊，授彥師載師下大夫，〔一五〕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隋文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遲迥將爲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長安。文帝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帝受禪，拜尙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淸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沈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時孝文尙未改北人姓，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叡婚，自東徐還經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趣京，以爲館客。後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尙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討之，追至石磧，禽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還，加散騎常侍，遷尙書左僕射，領北部尙書。

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封叡鉅鹿郡公。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尙書令、衞將軍，討蠕蠕，大破之而還。以母憂解。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將軍。

叡固辭，請終情禮，敕有司敦喻不許。復除使持節、都督恒州刺史，行尙書令。時車駕南征，上表諫，帝不從。〔一六〕叡又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葬，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

時穆泰爲定州刺史，以疾病，請恒州自効，乃以叡爲定州刺史。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子於遼西。

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効，以軍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累遷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希道有六子：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勳，詔特復鉅鹿郡公，令士懋襲。位營州刺史。士懋弟士宗，字仲彥，尙書左外兵郎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建義初，並於河陰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繼從叔昕之。〔一七〕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尒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從事。〔一八〕

希道弟希悅，尙書外兵郎中。

麗季弟騏驎，侍御中散，轉侍御史。太和初，新平太守。

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鎭東府法曹參軍。

高貴子操，字仲志，高簡有風格，早以學業知名，雅好文。操仕魏，兼散騎常侍聘梁，使還，爲廷尉卿。齊文襄爲世子，甚好色，崔季舒爲掌媒焉。薛氏寡書妻元氏有色，〔一九〕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辭，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須知罪狀。」世子怒，召操，命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乃口責之。後徙御史中丞。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子孔璋，武平中，卒於高陽太守。

高貴弟孟遠，位奉朝請。

孟遠子概之，位司農卿。

概之子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仕齊，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數千卷書。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頻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卒官，贈上儀同、宣州刺史。

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常奏文帝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

太武征涼州，以爲鄉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進爵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爲人雄果，每遇强寇，輒自奮擊，帝深誡之。賀本名破羌，是役也，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尙書。

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南部尙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爲內應。〔二〇〕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卽位，賀有力焉。以定策勳，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敕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漠北不款，〔二一〕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疋。

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爲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

出爲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戍防。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

此言。」

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淸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勉之。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尙致誣謗，其不若是者，可無愼乎！」時考殿最，賀政爲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

後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卽詔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勅勒叛，〔三〕遣賀討之，多所降破。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三〕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鎭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分爲三部。二鎭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强弩十二牀，武衞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衞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鎭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蓄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鎭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爲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報。

上書稱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于京師。乃遺令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眞，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薨，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王。賜轀輬車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金陵。

長子延，性謹厚，少好學，位侍御中散，賜爵廣武子。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子鱗襲。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後持節督諸軍屯於漠南，〔二四〕蠕蠕甚憚之。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撫恤，劫盜息止。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又從駕南征，加衞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一千石。車駕幸代，詔使者弔慰。

景明二年，除尚書左僕射，加位特進。時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肆眚乃出，並皆釋

然。自今犯罪，不問輕重，藏竄者，悉皆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尙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案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尙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政尙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伏尋條制，〔三〕勳品以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雖欲抑絕姦途，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求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於下，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尙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踐天官，老荷樞要，每見訴訟，出入嗟苦，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宣武納之。

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賊。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立。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

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祕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蒙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申。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也。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二六〕臣有家勳，不霑茅土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二七〕食邑九百戶。」

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以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二八〕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爲豪强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三十餘條，皆見

嘉納。

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二九〕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受旣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尙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旋至恒、代，乃案視諸鎭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宣武並從之。卒，贈司徒公，諡曰惠。

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飮酒，而喜以飮人。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

子子邕，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鎭人破六韓拔陵首爲反亂，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煑馬皮而食之。子邕善綏撫，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僚屬僉云，未若棄

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邕泣請於衆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邕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云：「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邕雖被囚束，雅爲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爲陳安危禍福之端，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邕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稅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

及蕭寶夤等爲賊所敗，關右騷擾，時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人，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守鋸谷，斷絕甄棠橋，子邕與戰，大破之，禽維摩。又攻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至於東夏，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問。除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三〇〕明帝璽書勞勉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賊率宿勤明達子阿非軍，多所斬獲。除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公。

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子邕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敕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討平之。改封陽平縣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刺史，與裴衍俱進。子邕戰敗而歿，贈司空，謚曰莊穆。

子邕弟子恭，字靈順，聰敏好學。稍遷尙書北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梁亡人許周自云梁給事黄門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爲眞僞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周果以罪歸闕，詐假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鐵忽反，詔子恭爲行臺討之。子恭示以威恩，兩旬間悉降。朝廷嘉之。

正光元年，爲行臺左丞，巡北邊。轉爲起部郎中。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求加經綜，書奏，從之。稍遷豫州刺史。頻以軍功，加鎭南將軍，兼尙書行臺。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錄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侯，侍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以子恭兼尙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以預定策勳，封臨汝縣子。

永熙中，入爲吏部尙書。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男。又論子恭餘効，封新城縣子，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神武王軍司。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子彪。

彪字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三〕天平四年，爲涼州大中正。及齊文襄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尙書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遷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遷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時李孝貞聘陳，〔三〕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在瓜步，眞可謂通和矣。」

武平三年，授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討捍之計。文宗曰：「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以爲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於曇頊，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彥深曰：「弟此良圖。但以口舌爭來十日，已是不見從。時事如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

文宗以貴族子弟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游貴要之門，時論以爲善附會。

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爲尙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尙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眞龍別有所降。」阿那肱

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

隋文帝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三〕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

煬帝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衞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衞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衞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師居職强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卒於刑部侍郎。

子恭弟纂，字靈秀，位太府少卿。遇害河陰，贈定州刺史。子雄。

雄字世略，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祕書郎。在周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歷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隋文帝遺書慰勉之。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

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鎭。雄與吳州總管于顗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

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復鎭朔方。〔三四〕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

子崇嗣，〔三五〕大業中，爲尙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贈正議大夫。

劉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於道武，爲方面大人。父婁，爲冠軍將軍。尼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宗愛旣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祕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尙書源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衞，仍共南部尙書陸麗謀，密奉皇孫。於是，賀與尙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衞，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衞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

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封東安公。尋遷尙書右僕射，爲定州刺史。在州淸愼，然率多酒醉。文成末，爲司徒。獻文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特加尊重，賜別戶四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子社生襲。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兵將軍、〔三六〕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太武崩，祕不發喪，尙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等議，〔三七〕以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人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別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殺之。文成卽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提弟浮子襲兄爵太原公，〔三八〕有司奏降爲侯。

論曰：陸俟以智識見稱，馛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自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

麗忠國奉主，鬱爲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不虛得。叡、琇以沈雅顯達，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振。卬及彥師俱以孝爲本，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爽學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略兼舉，出內馳譽，繼迹賢孝，不墮先業。〔三九〕子邕功立夏方，身亡冀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痛乎！

校勘記

〔一〕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　諸本「訟」訛作「訖」，下衍「懼」字，據魏書卷四〇、通志卷一四七陸俟傳改刪。莫弗，高車官號。

〔二〕後襲父爵　諸本脫「爵」字，據魏書補。

〔三〕琇聞禧反斬曇和首　魏書「反」作「敗」。按本書卷一九咸陽王禧傳，謂琇初與曇和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若聞反卽殺，則罪名不立，作「敗」是。

〔四〕議者稱爲三武　通志「武」作「虎」。按北史避唐諱改。

〔五〕拜龍州刺史使通江油路　諸本「油」作「由」，冊府卷七七八八九一頁作「油」。按水經注卷三二涪水注有江油戍，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平武郡有江油縣。平武郡卽西魏之龍州。作「由」誤，今

據改。

〔六〕盡殺破之　周書卷二八、通志卷一五七陸騰傳無「殺」字。張森楷云：「『殺』或當在『破』下。」

〔七〕資州槃石人反　諸本「槃石」誤倒，據周書乙。槃石見隋書地理志上資陽郡。

〔八〕贈太尉公　按周書載騰贈官無「太尉公」而有「大後丞」。大後丞是周宣帝時依周禮所置。北周無太尉之官，此當是「大後丞」之訛。

〔九〕騰入關時年七歲　諸本脫「騰」字，據周書補。此言騰入關時，玄年七歲。其後仕齊爲奉朝請、成平縣令，至齊亡，玄始入關。無「騰」字則似玄入關時年僅七歲，與下文矛盾。

〔一〇〕歸弟麗　諸本無「歸」字，張森楷云：「魏書卷四〇『弟』上有『尼』字，北史不敍尼事，當云『歸弟麗』。」按張說是。無「歸」字則似麗爲融弟，今據張說補。

〔一一〕既而爲中常侍宗愛等所殺　諸本脫「中」字，據魏書補。宗愛宦者，官爲中常侍，見本書卷九八宗愛傳。

〔一二〕文襄時鎭鄴　按魏書言陸子彰死於武定八年三月，而高澄即文襄則死於武定七年八月見本紀，疑有訛誤。

〔一三〕使迄未應受　北齊書卷三五陸卬傳無此五字。按文意不明，當有訛誤。

〔一四〕委彥師留臺機密　諸本脫「委」字，據通志卷一六二陸彥師傳補。

〔一五〕授彥師載師下大夫　諸本脫「載師」二字，據隋書卷七二陸彥師傳補。北周官無單稱「下大夫」者。

〔一六〕上表諫帝不從　魏書卷四〇作「從之」。按通鑑卷一四〇四三七九頁稱孝文攻鍾離久不克，「高閭、陸叡上表諫，帝納其言」。疑作「不從」誤。

〔一七〕士述弟士沈出繼從叔昕之　諸本脫「從」字，據魏書補。士沈卽子彰，希道爲昕之從兄見前，則昕之爲士沈從叔。

〔一八〕司州從事　魏書「從事」作「治中」。按北史諱「治」字，例改「治中」爲「中從事」。此「從事」上當脫「中」字。

〔一九〕薛氏寘書妻元氏有色　通志卷一四七陸俟傳，「薛」下無「氏」字，「寘」下無「書」字，疑是衍文。

〔二〇〕賀營中爲內應　魏書卷四一源賀傳「營」作「守禁」二字。按賀官殿中尚書，職掌宮殿禁衞，本卷劉尼傳也說賀「典兵宿衞」，則賀當是在禁中或宮中爲內應。「營」疑是「宮」之訛。

〔二一〕辭以江南未賓漠北不款　諸本「漠」訛作「漢」，據通志卷一四七源賀傳改。漠北指蠕蠕。

〔二二〕是歲河西敕勒叛　諸本「敕勒叛」脫誤作「叛敕」，據魏書補改。源賀擊敕勒見魏書卷七上高祖紀延興元年。

〔二三〕至春中乃班師　諸本「師」訛「歸」，據魏書改。

〔二四〕後持節督諸軍屯於漠南　諸本脫「軍」字，據魏書、通志補。

〔二五〕伏尋條制　諸本「條」下衍「例」字，據魏書刪。「條制」是當時成語，上文亦見「謹案條制」。

〔二六〕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　按上文言陸叡狀秘書，稱其父卽陸麗立高宗之勛，得封鉅鹿郡公。此「麗」當作「叡」。但魏書、通志都作「麗」，今不改。

〔二七〕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　諸本「比授」作「授北」，魏書作「比授」。按魏書地形志無「北馮翊郡」。此乃「比授」誤倒，又「比」訛作「北」。今據改。

〔二八〕懷將入鎭　諸本脫「懷」字，據魏書、通志補。

〔二九〕又詔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　魏書「徵」作「徽」，下又言懷第三子名「徽」，疑此「徵」字訛。

〔三〇〕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　魏書「沃」下有「堡」字。按上下文，此地當在今陝北，非在今山西之曲沃。疑此脫「堡」字。

〔三一〕魏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　諸本脫「父」字，據北齊書卷四三源彪傳補。魏書源賀傳云：「子恭存日，轉授臨潁縣開國侯。」「侯」「伯」不同，但可証當有「父」字。

〔三二〕時李孝貞聘陳　諸本無「孝」字，據北齊書補。李孝貞使陳見本書卷三三李順傳。

〔三三〕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　隋書卷六六源師傳「發」作「廢」，「州」上有「益」字，此當是訛脫。

〔三四〕復鎭朔方　隋書「朔方」作「朔州」。按隋書地理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朔州，隋大業中改爲

馬邑郡。二地不同。源雄先爲朔州總管，復鎭也當是朔州，疑此誤。

〔三五〕子崇嗣　諸本「崇」訛「嵩」，據隋書卷三九源雄傳及上文「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語改。

〔三六〕累遷晉兵將軍　諸本「晉」下有「王丕衞」三字，魏書卷三三薛提傳無。按太武弟丕封樂平王，不封晉王；子伏羅封晉王，不名「丕」。此三字衍文，今據魏書删。

〔三七〕侍中和疋等議　諸本「疋」作「延」，魏書作「匹」。按本書卷九二、魏書卷九四宗愛傳，通鑑卷一二六三九七三頁作「疋」，卽「匹」字。今據改作「疋」。

〔三八〕詔提弟浮子襲兄爵太原公　諸本「兄」訛「先」，據魏書改。提封太原公，見前。

〔三九〕繼迹賢孝不墜先業　魏書卷四一史臣論「孝」作「考」。按「賢考」猶云「賢父」，指源賀，疑「孝」是「考」之訛。

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曾孫裔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劉昶　蕭寶夤 兄子贊　蕭正表　蕭祗 子放　蕭退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蕭大圜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一〕晉度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爲鎭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荊州刺史，被桓玄逼遂，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爲荊州刺史。〔二〕

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尙之爲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幷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

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諡曰聲。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疏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馗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楊。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

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

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鎭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鎭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淸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諡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雁門太守，卒。

楚之後尙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鎭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鎭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尙書。薨，贈司空公，諡康王。

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卽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

泰罪，失爵，卒。

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爲郢州，以悅爲刺史。改爲豫州刺史，論前勳，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朏襲。

朏尙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粗武。襲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朏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爲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

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爲襄城郡公主。

周孝閔帝踐祚，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四年，爲御正中大夫，〔三〕進爵爲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檦守軹關，卽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之部，〔四〕卒於京師。

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贈本官，加四州刺史，〔五〕謚曰定。子侃嗣。

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鎭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西苑封，丐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給，若丐人，

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卒。

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崇顯。

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泰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寧太守，改密陵侯。卒，子安國襲爵。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萬平，兄弟俱入魏，〔六〕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楊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兗二州刺史。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

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尙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楊王。歲餘，主薨，更尙建興長公主。

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爲兄弟式。宋明帝不答，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爲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修往文，彼所不納。請停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尙平陽長公主。

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

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

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尙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

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

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鎭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齋宇山池，並尙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奸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

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然，何者？淸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希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卽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

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伷故事，謚曰明。

昶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

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敕。正光初，暉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獎，與暉復致忿諍。暉推主墜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內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

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牆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衞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僚赴吊。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

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鎭東將軍、丹楊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三人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强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夤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粗衣，未嘗

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

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眞內侵，圍逼壽春，寶夤率衆力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

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雍和之禮，〔七〕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

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昶節度。〔八〕寶夤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還。

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

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鎭東將軍以討之，復

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爲揚、徐之患，寶夤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爲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爲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淸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

正光二年，徵爲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

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僉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兹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

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九〕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遙，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

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

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敍。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一〇〕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

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

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一一〕三歲，則大計羣吏

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尙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三〕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旣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尙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尙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改。

時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夤表曰：「正德旣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遙，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旣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

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爲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

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水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

孝昌二年，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尙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爲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夤。十月，除尙書令，復其舊封。

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

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己，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殂，一子不殂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二〕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

尒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攜酒就之敍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

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亦色貌不改。

寶夤三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尙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夤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夤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心腹，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鎭彭城。時明帝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與寵、話夜奔延明。

孝昌元年秋，屆于洛陽。陛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楊王。及寶夤反，贊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免。〔一四〕

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尙帝姊壽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都督齊州刺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夤見禽，贊拜表請寶夤命。尒朱兆入洛，爲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送京，尒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俶儻，猶有父風。普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

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陰縣侯，〔一三〕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

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爲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爲臨賀王。

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爲侯景所推，盤桓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

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一六〕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卲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

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子放，字希逸，隨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一七〕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爲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脩佐郢州。及脩卒，卽以泰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泰，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不就。乃奔齊，爲永州刺史。

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歸西魏。〔一八〕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爲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

寶字季珍，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寃之。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在梁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巴西、梓潼二郡守。〔一九〕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

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迥入劍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

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

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

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向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之。

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

撝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

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爲東中郎將，從撝入朝。周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蕭撝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撝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

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勳，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

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

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三〇〕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三一〕丹楊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艑，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讒愬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間，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三二〕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

魏恭帝二年，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大封爲晉陵縣公，大圜始寧縣公。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祕閣。大圜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

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

拂衣褰裳，無呑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

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賾，歌纂

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

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

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三〕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

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幷文集二十卷。

大封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夤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戍。昶諸子狂疏，喪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顚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祗、退、泰、撝、圓肅、大圜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鎡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

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校勘記

〔一〕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　錢氏考異卷三九云：「按進卒於魏世，官止中郎，其子遜於武帝初

始封譙王。傳所書誤也。」

〔二〕天興五年休之爲荆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爲荆州刺史　魏書卷三七司馬休之傳略同。按晉書卷三七譙剛王遜附休之傳，休之先爲襄城太守，鎮歷陽，爲桓玄所攻，奔慕容超當作「德」。桓玄敗后，才爲荆州刺史。又爲桓振所逐。及劉毅敗後，復爲荆州刺史。又據晉書卷九九桓玄傳，荆州本爲桓玄所據，在桓玄未敗前，休之不可能爲荆州刺史。休之兩次爲荆州刺史，都是在桓玄破滅之後。魏書、北史並誤。

〔三〕四年爲御正中大夫　周書卷三六司馬裔傳言裔於保定二年入爲御伯中大夫，四年轉御正中大夫。此「四年」上當有「保定」二字。

〔四〕未及之部　諸本脫「之」字，據周書補。

〔五〕贈本官加四州刺史　諸本「四」作「泗」。按周書云：「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泗」乃「四」之訛，今據改。

〔六〕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萬平兄弟俱入魏　魏書卷三七司馬叔璠傳同。按魏書卷三太宗紀泰常三年八月，劉裕滅姚泓。九月，司馬休之、司馬國璠、司馬道賜等降魏。泰常五年五月，又載殺國璠、道賜等事。本書卷一明元紀同。本書卷二四封懿傳言其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也是在明元時。則國璠等不可能有投赫連勃勃卽屈丐之事。且統萬之平，在太武始光四

年，上距國璠之死已七年。北史及魏書並誤。

〔七〕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雍和之禮　諸本脫「事」字，據魏書卷五九及通志卷八二蕭寶夤傳補。

〔八〕受詔節度　諸本「受」作「授」，據魏書、通志改。

〔九〕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　諸本「一」訛作「十」，據魏書改。「十考」與下文文意不符。

〔一〇〕於東西兩省　各本「西」作「南」，宋本及魏書作「西」。按本書卷三九羊深傳，亦有「東西兩省」語。今從宋本。

〔一一〕聽其致事而詔於王　諸本「致事」誤倒，據魏書乙。周禮太宰原文作：「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一二〕如有紕繆　各本「有」作「此」，據宋本及魏書、通志改。

〔一三〕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　諸本「糾」訛「紀」，據魏書改。毛遐見本書卷四九。

〔一四〕仍蒙慰免　魏書卷五九蕭贊傳「免」作「勉」。

〔一五〕在梁封山陰縣侯　魏書卷五九蕭正表傳云：「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按梁書卷二二、南史卷五一、通志卷八三臨川王宏傳都說正表在梁爵封山縣侯。封山縣見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交州新昌郡。這裏當脫「封」字，衍「陰」字。

〔一六〕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祇聞臺城失守遂來奔　通志卷八三蕭祇傳「二」作「三」。按梁書卷三武帝紀，侯景始圍建業在太清二年十月，至太清三年三月，破宮城。祇之奔東魏，當在太清三年，

即武定七年。

〔一七〕家人則之　北齊書卷三三蕭放傳南、北、汲、殿四本「則」作「伺」，百衲本作「則」，與此同。張元濟疑爲「測」之訛。

〔一八〕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歸西魏　按保定是周武帝年號，「西魏」當作「後周」。

〔一九〕累遷巴西梓潼二郡守　諸本「遷」下衍「東」字，據周書卷四二蕭撝傳刪。

〔二〇〕淮海離亂志四卷　周書卷四二、通志卷八三蕭圓肅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部古史類並作「淮海亂離志」。

〔二一〕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　南史卷五四、通志卷八三梁簡文諸子傳「樂梁」作「樂良」。按地志不見樂梁郡。但周書卷四二蕭大圜傳及梁書卷四、南史卷八簡文帝紀大寶元年，並作「樂梁」。或當時曾有此郡。

〔二二〕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　周書卷四二蕭大圜傳此下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九字，北史刪去，語意不完。

〔二三〕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　諸本無「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九字，按無此九字與下文意不銜接，今據御覽卷二四八一一六九頁引北史補。周書、通志作「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

北史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曾孫元明 玄孫潛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叔彪 從叔文偉 **盧同** 子斐 兄子景裕 景裕弟辯 光 光子賁 光從弟勇 **盧誕**

盧玄字子眞，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爲營丘太守，邈爲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

神𪊟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儁，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

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

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

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遐特爲崔浩所敬，位至尙書、光祿大夫、范陽子。

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至。〔一〕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

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尙之。〔二〕

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恒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為伯。累加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曰：「雖奉敕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為萬乘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

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遶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敍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

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三〕乃以伯源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

辭以儒生不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僞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

後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伯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

景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

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衞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沖特相友善，沖重伯源門風，伯源私沖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沖。伯源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采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郞，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

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四〕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爲然。

子彥卿，有學尙，仕隋位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

道將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

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郞，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郞」。後漏泄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

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見意，世以爲工。後爲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

隋文帝爲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

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嚚務既屛，魚鳥爲隣。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

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稗，雞鶩爲伍，不亦傷乎。

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宦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

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尙知名，風儀兼美。尙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尙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彧，尙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

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曆勳，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尙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衞大將軍。卒官，贈尙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

道虔好禮學，難齊尙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爲尙書同僚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昧旦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爲尙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尙書郎，自謂無愧幽明。」〔五〕始天保中，尙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尙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六〕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

斯徵修禮令。

隋開皇初，拜尙書祠部侍郞。文帝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尙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士則。」論之者以爲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

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尙，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

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概，隋開皇中，爲蜀王秀屬。以秀所爲不軌，辭疾，終於家。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興和末，除衞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

得人和。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子公順，〔七〕早以文學見知，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

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爲親表所敬。

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爲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

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尙，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祕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旣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

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

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恐禍大而速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僖寬和畏愼，不妄交款。性淸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

子遜之，淸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淸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八〕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卽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爲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爲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愕，遂以

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慚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

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鎭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

出爲徐州刺史。〔九〕昶旣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一〇〕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太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鎭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

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

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尙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尙書右丞，〔二〕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

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飮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飮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凶粗好酒，曾於婦氏飮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

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

昶弟尙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

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晩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

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尙。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强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淸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爲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淸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

孝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尙書、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尙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

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尙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爲揚州道行臺尙書。

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臥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爲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糶其米。乃與皮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一三〕壽陽城中靑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衞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秦州

刺史高子植、〔三〕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因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

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旣而歎曰：「壽陽陷，吾欲以頸血濺城而死，〔四〕佛敎不聽自殺，故荏苒偸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

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尙書敎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尙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營福事。其爲時重如此。

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尙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

度世之爲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旣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疏屬，敍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法，帷薄混穢，爲時所鄙。

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爲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

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

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凊，亦同己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

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荊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

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贏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太半至於死。

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爲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

合事宜。進爵爲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爲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

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從憲伐齊，說齊柏社鎭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愼。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鎭，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

隋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尙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尙書左丞。每有敷奏，侃

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僚，以愷爲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三〕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

自周氏以降，選無淸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錮之譖，遂及於此。

崇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達，婚姻常與玄家齊等。

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及兄觀並無子，〔一六〕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一七〕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卽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鎭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卽位，拜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一八〕遷太子詹事。

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飡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

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勳，贈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旣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爲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

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

州，爲尒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一九〕靈助敗，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

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爲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尙書右僕射，謚曰孝威。

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尙書，謚曰定。

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怏，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

「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荊棘。」

邢卲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

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

懷道弟宗道，性粗率，動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卽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二〇〕醉言疏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

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別駕。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

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二〕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

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敍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遷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

詔從之。

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粗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卽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三〕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錄。

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敍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敍，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勳速申，立效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

同又奏曰：

叉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

元叉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三〕叉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黃門。同善事在位，爲叉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叉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

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

靈太后反政，以同叉黨，除名。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牽强啓乞儀同。〔四〕初同之爲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强斷知名。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

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從事。

同兄靜，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大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二五〕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

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

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

先是，景裕注周易、尙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三六〕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初，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

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

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尒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

孝武即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

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强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尙書令。及建六官，爲師氏中大夫。

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以

患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愼嗣，位復州刺史。愼弟詮，性趫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

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二七〕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爲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上士貳之。〔二八〕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二九〕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幷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

于時，雖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大將軍也；〔三〇〕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

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三一〕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

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

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

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三二〕正六命。

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三三〕六命。

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

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

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五命。〔三四〕

宣威將軍、武賁給事；〔三五〕明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

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

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

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

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

殄寇將軍、强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鎭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

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横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

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三八〕鎭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

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

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

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爲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衞，因召公卿而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

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賁恒典宿衞，承間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賁淸宮，因典宿衞。賁乃奏改周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

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疏忌，賁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賓未幾卒。

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爲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

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爲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

未幾，歷郢、虢、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舄鹹，人賴其利。後爲齊州刺史，糶官米而自糴，坐除名。

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爲大司馬，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敍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

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三七〕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邪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爲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尒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色，眞公直人也。〔三八〕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

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攏一馬，至大騩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爲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

再遷陽州刺史，鎭宜陽。〔三九〕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陽州，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四〇〕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爲魯郡守。

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旣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

誕於度世爲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

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

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有命，〔四〕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纇。長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己，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四三〕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校勘記

〔一〕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黄延年至　魏書卷四七盧玄傳「上」作「中」。按宋書卷四〇百官志下有殿中將軍，無殿上將軍。但通志卷一四八盧元傳，此句文同魏書而字作「殿上」，今不改。

〔二〕四子伯源敏昶尚之　魏書「伯源」作「淵」。按本名淵，字伯源，北史避唐諱，改稱其字。

〔三〕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　魏書「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四〕稽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　北齊書卷四二盧潛傳「遇」作「過」。按晉書卷四九稽康傳云：「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故往造焉」即「過」之意。作「遇」誤。

〔五〕吾用盧子均爲尙書郎自謂無愧幽明　洪頤煊云：「隋書卷五七本傳作『自謂無愧幽州矣』，昌衡祖盧淵贈幽州刺史，父道虔天平中歷幽州刺史，猶言無愧於其祖、父。此改作『無愧幽明』，非是。」按盧、祖都是幽州大族，「無愧幽州」，卽無愧於鄕里之意，隋書是。

〔六〕王循　李慈銘云：「北齊書卷四二盧潛傳作太原王脩，此脫『太原』二字。『脩』『循』字古多混。」

〔七〕正思弟正山子公順　諸本「子」作「字」，北齊書卷四二盧潛傳作「子」，又云：正山官永昌太守。公順武平中官符璽郎，待詔文林館。父子分明。此作「字」是形訛，今據改。

〔八〕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　魏書卷四七盧昶傳作「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無「盧昶」二字。疑「盧」是「慮」之訛，因衍「昶」字。

〔九〕出爲徐州刺史　通志卷一四八盧昶傳此下有「經略淮南」四字。按魏書此下敍梁人殺朐山戍主降魏，魏遣盧昶率兵經略淮南，事甚詳悉。北史並删去，而下文直敍昶之敗於朐山，使人不明原委，殊爲疏漏。

〔一〇〕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　諸本「祉」訛作「社」，據魏書、通志改。羊祉見本書卷三九。

〔一一〕還拜尙書右丞　諸本「右丞」下有「相」字，魏書、通志無。按當東魏天平時，高歡爲大丞相專

政，無右丞相。且盧元明亦不得居此高位，「相」字衍文，今據魏書刪。

〔一二〕乃與皮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　諸本「與皮」二字作「之虔」，通志卷一五四盧潛傳作「與皮」。按北齊書卷四一皮景和傳、卷三二王琳傳都說皮景和屯兵不進。通志是，今據改。

〔一三〕秦州刺史高子植　諸本「秦」作「泰」。按北齊書卷八後主紀武平四年五月，謂吳明徹破齊軍後，「遂陷秦、涇二州」。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江都郡六合縣註云：「舊曰尉氏，置秦郡，後齊置秦州。」又北齊書卷四三源彪傳言彪於後主天統年間爲秦州刺史，卽此秦州。作「泰」是形近致訛，今據改。

〔一四〕壽陽陷吾欲以頸血濺城而死　諸本脫「欲」字，據通志補。

〔一五〕威愷二人　各本「二」訛作「一」，據宋本及隋書卷五六、通志卷一六四盧愷傳改。

〔一六〕及兄觀並無子　諸本「及」訛「乃」，據通志卷一七六文苑盧觀傳改。

〔一七〕仲宣弟叔彪　魏書卷四七盧玄傳「彪」作「虔」，北齊書卷四二作「武」。按本名當作「虎」，「虔」是「虎」之訛，「彪」「武」都是避唐諱改。

〔一八〕出爲合州刺史　諸本「合」作「金」，北齊書卷四二盧叔武傳作「合」。按合州見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中。隋書地理志下廬江郡註云：「梁置南豫州，又改爲合州。開皇初，改爲廬州。」此州在北齊境內。金州乃西魏改東梁州置，見隋書地理志上西城郡，不在齊境。作「金」誤，今據改。

〔一九〕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　諸本「曹」作「冑」，北齊書卷二二盧文偉傳作「曹」。按北齊書卷二一李元忠傳附李愍傳亦見「安州刺史盧曹」。本書卷三一高季式傳後附盧曹事迹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尒朱氏守薊（即幽州治），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高昂字敖曹，故高歡云云。作「曹」是，今據改。

〔二〇〕有一舊門人　李慈銘云：「門人，北齊書作門生，是。」

〔二一〕唯列姓名　諸本「列」訛作「別」，據魏書卷七六盧同傳改。

〔二二〕一支付行臺　諸本脫「付」字，據魏書補。

〔二三〕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　魏書「敗之」作「熙敗」，通志卷一四八盧同傳作「兵敗被執」。按本書卷十八、魏書卷十九下南安王楨傳，熙起兵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等所執，元叉遣盧同斬之。此作「敗之」，文意不明，當有訛誤。

〔二四〕同時久病牽强啓乞儀同　魏書「牽强」作「强牽從務」四字，卽「力疾視事」之意，此疑脫「從務」二字。

〔二五〕甚見親遇　諸本「甚」訛「其」，據魏書卷八四盧景裕傳、通志卷一四八盧元傳改。

〔二六〕風誦如一　魏書、通志「誦」作「調」，疑是。

〔二七〕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　按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敍後周官制云：「命尚書

令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爲論道之官。」又云：「三公九命，三孤八命。」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其正九命有太師、太傅、太保，正八命有少師、少傅、少保。又據尚書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北周模仿周制，不得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孤。此「三孤」上必有脫文。

〔二八〕以下大夫爲官之長上士貳之　諸本無「上」字。按本書卷一〇、周書卷五武帝紀建德二年三月云：「以下大夫爲之官長，上士貳之。」今據補。

〔二九〕初置太子諫議大夫　本書卷一〇、周書卷五武帝紀，建德三年五月，記此事無「大夫」二字。按通典卷三十敍東宮官制云：「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則「大夫」二字衍文。

〔三〇〕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大將軍也　諸本脫「大」字，據本書卷一〇、周書卷五武帝紀建德四年十月條補。

〔三一〕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　諸本「驃騎」下有「大」字。按上文已見驃騎大將軍，今據周書卷二四盧辯傳刪。又通典以左光祿大夫配驃騎，右光祿大夫配車騎，下文各官也是先左後右與本書不同。周書、通志敍述次序，也是先左後右。

〔三二〕戶一萬以上郡守　周書、通志卷一五七盧辯傳「郡守」下有「大呼藥」三字。通典正六命無「大呼藥」。

〔三三〕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　周書、通志「大」作「小」，通典正六命也作「大呼藥」。按北周官制，常大小並置，不應有大無小，疑當如周書、通志。

〔三四〕正八命州呼藥五命　諸本「五」訛「七」，據上下文及周書、通志、通典改。

〔三五〕武賁給事　通典、通志「武」作「虎」。按本當作「虎」，周書、北史避唐諱改。通典也當避諱，作「虎」當是後人回改。下文「武騎」「武威」「武牙」等名同此。

〔三六〕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　通典作：「山林都尉，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與此不同。

〔三七〕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　隋書卷三八盧賁傳，「趙」作「宗」。按本書卷三五、隋書卷三八鄭譯傳云：「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則非趙王招。疑當從隋書作「宗」。

〔三八〕眞公直人也　諸本脫「直」字，據北齊書卷二二盧文偉傳、通志卷一四八盧元傳補。

〔三九〕再遷陽州刺史鎭宜陽　諸本「陽州」作「揚州」。錢氏攷異卷三九云：「『揚州』當作『陽州』，下同。」按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中：「陽州，治宜陽。」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河南郡宜陽縣注云：「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錢說是，今據改。

〔四〇〕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　北齊書上有「卿之妻子，任在州住」八字。按當時漢族將領外任，

要留妻子在京爲質。高歡許盧勇妻子同住，是特別優待。北史删去，此意不明。

〔四一〕雖曰窮通有命　諸本脫「有命」二字，據隋書卷五七史臣論補。

〔四二〕貴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己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　按此語文意不明。隋書卷三八史臣論作：「斯固在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文意明白。這裏疑有訛誤。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

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神麚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鎭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

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

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衞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鎭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勳，賜爵汶陽子。

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一〕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三〕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三〕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

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

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斗；不勸，則畝損三斗。〔四〕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

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五〕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己，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

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摽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

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幷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

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郞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六〕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覷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愼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

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

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

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

不伐，皆此類也。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七〕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

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

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

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

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

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

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

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

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淸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

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尙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

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

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八〕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衞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

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

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

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九〕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一〇〕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

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眞，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寗燕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寗常陟公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金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一一〕中書郎中、卽丘子趙郡李遐仲熙，〔一二〕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眞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一三〕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一四〕太平太守、原平

子雁門李熙士元，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祕書郎雁門王道雅，祕書郎雁門閔弼，衞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

其詞曰：

紫氣干天，羣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壹，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

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齎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㷀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

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傅，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夭，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逢嶮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敎。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橈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翰飛紫冥，頻煩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眞，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欄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悕龍津，止分

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飧，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斂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一五〕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

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

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鎭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尙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

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

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靑、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

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脈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衞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

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諡曰文，賜命服一襲。

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一六〕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爲算術三卷。

子忱，字士和，位長樂太守，〔一七〕爲政寬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卒，子貴賓襲。

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爲政强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爲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並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諡文簡。

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諡曰恭。

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一八〕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

始神䴥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

矯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爲作計，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爲營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兗、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爲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

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

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惏，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鎭，遇城翻，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

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修國記，選爲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

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瓠，羇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

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一九〕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劾。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蓨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

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孝文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

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二〇〕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二一〕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

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關豫而已。

出爲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鎭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

轉宋王劉昶傳，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祗重。拜光祿大夫，傅如故。昶薨，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沖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免卿任。復爲光祿，卒。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顒，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

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爲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徙給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愼，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正居守。〔三〕以爲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

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請。文宣恐愔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陽。至平城都，〔三〕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

諸將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强，止當逐我稱帝。弼無以答。文宣以衆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尙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

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册、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幷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三〕楊愔卽召太常卿邢卲、七兵尙書崔㥄、度支尙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尙書事濟陰王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旣未行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

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卽除德正爲侍中，又領宗正

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十年，遷尚書右僕射，〔三五〕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

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卽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爲爾鍼！」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幷其子司徒東閤祭酒伯堅亦見害。

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卽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諡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

顯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

令問，位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强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尙、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授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諡曰忠侯。

諒造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從父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尒朱兆弒莊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尙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尒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

反於河、濟間，〔二六〕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衞將軍。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

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鎭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舞，誓以死繼之。

及尒朱氏旣弑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旣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尒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嶷，〔二七〕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次同爲主。〔二八〕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尒朱氏禽。

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

下。且尒朱弑主肆虐，正是英雄効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二九〕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曰：「尒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立，〔三〇〕則屈强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

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尒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僞爲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

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罕關，〔三一〕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勤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爲誠己。

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爲荊州刺史。乾

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啓神武，求爲徐州。乃以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尙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衞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旣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

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尙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

乾弟愼，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尙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尙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愼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敕靑州斷其歸路，愼間行

至晉陽。神武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尙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

愼前妻，吏部郞中崔暹妹，爲愼棄。暹時爲文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愼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愼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三〕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愼，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愼，愼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己，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

愼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愼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勳，啓愼一房配沒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愼爲侍中、司徒，遷太尉。愼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

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鄕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爲人不？」

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尒朱榮所黜，免歸鄕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卽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卽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卽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尙繁，乃請還本鄕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三〕

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尒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

仍爲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尒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

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爲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仚并將數十人，〔三四〕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爲濟州刺史。

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

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栅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爲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爲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

元象元年，〔三五〕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

是役也，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傳婢强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己。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三六〕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

尙書事、冀州刺史，諡曰忠武。

西魏尋歸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敖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旣成，頭上坼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

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豁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尙食典御，尋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爲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興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鎭永安。季式兄愼以

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

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

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三七〕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轝，幷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

自昂起兵，爲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

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爲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

李希光，勃海蓨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楊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帥俱死，〔三八〕軍士得還者十二三。

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

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尒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慍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爲二矟。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强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潛散。

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

仰之。嘗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蹊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修之義。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通，〔三九〕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協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四〇〕亦足稱云。

校勘記

〔一〕此乃歷術之淺事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無「事」字。按「歷術之淺」猶言「歷術之疏失」。下文高允語，卽駁其疏失。疑「事」字衍。

〔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　魏書無「旦」字。按「日在尾、箕」，是指日在黃道上處於尾、箕二宿之間，並非旦在尾、箕，昏則不是。「旦」字衍。

〔三〕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　諸本「元」作「源」，魏書作「元」。按晉書卷四一魏舒傳：「舒字陽元，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座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崔浩以高允善曆而已不之知，故以陽元之射爲喻。今據改。

〔四〕若勸之則畝益三斗不勸則畝損三斗　諸本「斗」作「升」，御覽卷四五四二〇八七頁引後魏書作「斗」。按下云：「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百里三萬七千頃，以每畝損益共六斗計，則每頃六十斛，三萬七千頃正得二百二十二萬斛。作「升」則不符此數。御覽是，今據改。又魏書「勸」作「勤」。

〔五〕中書侍郎崔鑒　魏書「鑒」作「覽」。按崔覽崔浩之弟，曾官中書侍郎。其人仕宦在太武之世，見本書卷二一崔宏傳。崔鑒見魏書卷四九，其人延興孝文年號中曾使於齊州，其官中書侍郎，不得早在太武時。疑作「覽」是。

〔六〕帝問如東宮言不　諸本脫「言」字，據魏書補。

〔七〕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　魏書「軍士」作「運士」，此當是形似致訛。

〔八〕編心者或之弗信　魏書同，通志卷一四八高允傳作「或弗之信」。疑當從通志。

〔九〕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　諸本「三」作「四」，魏書作「三」。按若博士、助教年齡並限四十以上，則不必另書。作「三」是，今據改。

〔一〇〕堪循名教者　諸本「循」字訛作「束脩」二字，文義不通，據魏書删改。

〔一一〕趙郡李靈武符　魏書「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一二〕中書郎中卽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按「中書郎中」無此官名。魏書卷三六李順傳附見李熙云：「熙字仲熙，神䴥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郎。」此處「郎」下「中」字當衍。「中書郎」卽「中書侍郎」。又「遐」疑當作「熙」，下頌文云：「熙雖中夭，迹階郎署。」稱「熙」而不稱「遐」，可證。但下又有雁門李熙，同時同名。

〔一三〕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張森楷云：「地志無『武恒縣』，或『武垣』之誤也。」

〔一四〕勃海高濟叔仁　魏書「仁」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一五〕邊王內慶　魏書作「邊士納慶」。

〔一六〕毛詩拾遺雜解　魏書「雜解」上有「論」字。按「論雜解」疑卽「論語雜解」之省稱。此當脫「論」字。

〔一七〕位長樂太守　諸本「樂」作「安」。魏書作「樂」。按地志無「長安郡」，又上文云：「拜長子忱爲長

樂太守。」魏書是，今據改。

〔一八〕恒笑允屈折久官　魏書、通志「官」作「宦」。

〔一九〕徽報復之　諸本「徽」訛作「徵」，據魏書卷四八高允傳附劉模傳改。

〔二〇〕斯皆言動之實錄也　諸本「言動」訛作「司動」，據魏書卷五七高祐傳改。上文言「記言」「錄事」二體，「言動之實錄」，卽指此二體而言。

〔二一〕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　諸本「始均」作「始祖」，「成帝」作「文成」。魏書作「始均」、「成帝」。按本書及魏書卷一序紀，謂拓拔氏遠祖始均仕堯時，積六七十世至成皇帝，「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若作「始祖」卽神元、「文成」，則魏書、北史所紀世次甚詳，與下文「世數久遠，史弗能傳」語不符。知魏書是，今據改。

〔二二〕以愔從令德正居守　北齊書卷三〇高德政傳，作「以楊愔居守」。按下文謂德正勸高洋受禪，「恐愔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則是楊愔在鄴留守，德正從至晉陽。這裏「從令德正」四字疑衍。

〔二三〕至平城都　北齊書三朝本作「平都城」，他本同此。按通鑑卷一六三五〇四二頁作「平都城」。胡注云：「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平城鎭。宋白曰：遼州平城縣本漢涅縣地。晉置武鄉縣，此地屬焉。隋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立平城縣。」宋白說本之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

記卷四四遼州平城縣條略同。平城鎮及縣之得名由於「平都故城」。其地在開皇十六年立縣前，當仍名「平都」。北齊書卷十四高思好傳云「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卽指此地。則作「平都城」是。但北齊書及本書有關各傳多作「平城都」，今不改。

〔二四〕山提以五月至鄴　按上文已見「五月初」，此不應重出「五月」，下文有「六日」、「七日」、「九日」，則此「五月」乃「五日」之訛。但北齊書也作「五月」，今不改。

〔二五〕天保十年遷尙書右僕射　諸本「十」作「七」。張森楷云：「當作十。」按本書卷七、北齊書卷四文宣紀天保十年三月稱：「以侍中高德正爲尙書右僕射。」張說是，今據改。

〔二六〕乃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間　諸本脫「反」字，據北齊書卷二一高乾傳補。

〔二七〕夜襲州城執刺史元嶷　北齊書「元嶷」作「元仲宗」。按本書下文高昂傳云：「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此刺史卽指冀州刺史，前後不一，遂若两人。元嶷見本書卷十五常山王遵傳。但遵傳說他字子仲，可能是訛誤。

〔二八〕欲奉次同爲主　諸本「主」訛作「王」，據通志卷一五二高乾傳改。

〔二九〕吾將諸君見之　按「將」下當脫「爲」字。

〔三〇〕若兵以忠立　諸本「立」訛作「亡」，據宋本及通志改。

〔三一〕旣去內侍朝政罕關　諸本「罕」作「空」。張森楷云：「北齊書作『朝廷罕所關知』，此節其語，當是

『朝政罕闕』，『空』字形近而譌。」按通志正作「罕」，今據改。

〔三二〕愼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　按下云顯公爲愼妻李氏所構，被殺。李氏爲愼後妻，必在崔氏被出之後。據本書卷三二崔暹傳云：「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愼。愼後爲滄、光二州，啓暹爲長史，委以職事。」則當愼爲滄州刺史時，與暹相處甚洽，豈得遽棄其妹？且愼爲滄州，在中興初（見北齊書卷二一高愼傳），爲時甚早。此「滄州」當爲「兗州」之誤。據北齊書，愼於元象初出爲兗州刺史，後方入爲御史中尉。與崔暹受高澄重用之時間，正相符合。

〔三三〕加平北將軍　諸本「平北」倒作「北平」，據北齊書卷二一、通志卷一五二高昂傳乙。

〔三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仚並將數十人　北齊書「將」下有「帥」字。

〔三五〕元象元年　諸本脫「元象」二字，據北齊書及通志補。

〔三六〕時年四十八　按昂兄乾死於永熙二年（公元五三三年），時年三十七。昂弟季式死於天保四年（公元五五三年），時年三十八（俱見北齊書）。若昂死於元象元年（公元五三八年），年四十八，則大於其兄六歲，決無此理，大於其弟二十五歲，也嫌過多。疑「四十八」是「三十八」之訛。

〔三七〕尋季式酣歌留宿　張森楷云：「北齊書作『尋季式與之酣飲』，當是。此『歌』字誤。」

〔三八〕將帥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　諸本「帥」作「卒」，北齊書作「帥」。按「卒」乃「率」之訛。「率」通「帥」。當時南征五將並沒，故云「俱死」。至於士卒，則傳文明言「還者十二三」，並非「俱死」。

今據改。

〔三九〕子集學業優通　諸本「通」訛「道」，據魏書卷五七史臣論改。

〔四〇〕其餘託而義唱　按「義唱」當作「唱義」。

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崔鑒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仲方從叔昂　挺從子季舒　挺族孫暹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遭，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卒。

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爲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爲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位終常山太守。

合弟康，〔一〕少有志氣，陽平王頤之爲定州，〔二〕康爲衞軍府錄事，帶毋極令。時甄琛爲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三〕康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淸論所鄙。後爲燕州刺史，爲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康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尙書令、司徒公，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尙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尙書、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爲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康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

子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子子樞，學涉好文詞，强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郞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

有受納風聞，爲御史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

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爲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

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爲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

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爲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

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卽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爲魏尹丞。屬蝗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陽平太守，贈本州刺史。

仲哲弟叔彥，〔四〕位撫軍。

叔彥弟季通，位司農少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別駕。

季通弟季良，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尙書右僕射，諡曰簡。

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幷州刺史。

鑒兄𣏾，字洛祖，行博陵太守。𣏾子文業，中書郎、鉅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淸直奉公，眞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州司馬，與高愼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聘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總，〔五〕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僚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

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僚，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

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靑光祿大夫。

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慍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淸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諡曰懿。

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儁，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六〕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爇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

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幷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

莊帝卽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

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

楷字季則，爲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爲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强，時人語曰：「莫䰐都買反𠍅孤楷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導

之便宜，事遂施行。

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鎭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

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尙，州陷，戰沒，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鎭荊州，以士謙爲行臺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不能用。州人鄧誕引侯景軍奄至，〔七〕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進爵爲子，拜尙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

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

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荆州刺史。〔八〕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强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之最，屢有詔襃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

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

曠少溫雅，大象末，位開府儀同大將軍、浙州刺史。〔九〕曠弟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並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相，周陳王純鎭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間，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

上儀同。

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衞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衞。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墮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尙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愼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

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

煬帝卽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鎭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諡曰肅。子寶德嗣。

士謙弟說。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概，膂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牧荊州，〔一〇〕以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衞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

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尙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一〕賜姓宇文，幷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强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熊和中三州、〔二〕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鄜、延等五州刺史，〔三〕謚曰壯。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與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四〕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

及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致惡言，由

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

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止，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

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僚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候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世所稱。

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

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衞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

挺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一五〕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沖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爲嬪。宋王劉昶南鎭彭城，詔挺爲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遇如此。

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

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

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

散騎常侍趙脩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尙書事，以挺爲司馬，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敍，挺終

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默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慼，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

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貧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群耳。」〔一六〕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

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一七〕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一八〕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叉之黨，與盧同、李奬等並

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一九〕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爲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

後梁將成景儁逼彭城，孝芬兼尙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卽此人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儁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尙書，爲徐、兗二州行臺。

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二〇〕除孝芬散騎常侍、鎭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尙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時相接。〔二一〕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爲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尙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尙書。

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尙書辛雄、劉廞等並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

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中，兼尙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尙書令介朱世隆所親待，而尙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神武，勞撫之。天平初，〔三〕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卽以本官奏門下事。

大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黃門。行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與盧辯等創修六官。十二年，除淅州刺史。

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幷致書於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

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卽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鎭獲全。猷第二女，帝養爲己女，封富平公主。

周明帝卽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

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輙違此義。」雖不行，時稱其守正。

及陳將華皎來附，〔三〕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

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玉大夫，〔四〕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

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並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

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並從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三〕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

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爲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其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

臣良，兵強國富，陳既主昏於上，人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

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二六〕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二七〕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二八〕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衞，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

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幷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干碉、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二九〕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

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

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

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熹，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尙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早卒。

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敎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諡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伯父吏部尙書孝芬嘗謂親友曰：〔三〇〕「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

天平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幷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爲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厲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鞫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

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眞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憑甚以爲愧。

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尙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强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三]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實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刻。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勒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

後除尙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尙書。左丞之兼尙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煑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既官煑，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爲竈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

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尙書楊愔、崔㥄、邢卲、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渾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

意。」帝爲斂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

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三二〕其年，與太子少師邢卲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三三〕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

轉廷尉卿。昂號深文，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並有殘刻之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寃酷。有濮陽子沈子遐，齎侯景鉄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衞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誹謗，幷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餚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咸得情，告者辭窮，並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北郡幹。〔三四〕

文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爲州，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卽拜爲眞，未幾，還爲兼。楊愔少

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

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宮。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錄尙書、彭城王浟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尙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

昂有風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宜彊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尙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三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

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爲後。

孝直字叔廣，〔三三〕身長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尙。稍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衞將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

家，誡諸子曰：「吾才疏劾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慘。志尙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

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毁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爲宗族所稱。爲祕書中散，在內謹敕，爲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尙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

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

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兗州刺史，諡曰定。

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尙。位侍御史，加平東將軍，卒。

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鎭東將軍，諡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

朝，而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尙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

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尙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

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尙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尙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奬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

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言使往還，〔三六〕須禀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幷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幷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三七〕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

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護。

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

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爲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

數百疋，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諡曰恭。

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本部，接了無人王敬，〔三八〕王忻然容下之。後爲樂陵太守，還鄉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爲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啓求解位。後爲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

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暹。

暹字季倫。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愼。愼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爲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鎭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殷勤，至于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爲并州，起暹爲別駕。

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仍行別駕事。從文襄鎭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親重。〔三九〕言論之際，卲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

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愼之叛，僞與暹隙，〔四〇〕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襄苦救得止。

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通名，〔四一〕因待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

暹前後表彈尙書令司馬子如，及尙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坦、〔四二〕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神武書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四三〕且誡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爲昭玄都以檢約之。〔四四〕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而授轡。〔四五〕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

催暹酒，神武親爲之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

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四六〕欲立爲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爲致言而釋之。

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

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四七〕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敎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屈服之，〔四八〕暹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

之短也。

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窮驗無實。

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鎖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己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群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

暹尋遷中書監，兼幷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

時調絹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尙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

達拏溫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迥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暹兄謀開。〔四九〕

纂從祖弟游，〔五〇〕字延叔，少有風概。爲東郡太守。〔五一〕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爲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柏、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柏旣郡之豪帥，感恩獎喩，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爲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群小所辱，爲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

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朝贊務，〔三〕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弈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校勘記

〔一〕合弟康　南、北、汲、殿四本及魏書卷四九崔鑒傳「康」作「秉」，百衲本及通志卷一四八崔鑒傳作「康」。按北史避李昞嫌名，人名作「秉」者，每改作「康」。例如：周書卷一八王思政傳，思政子

名「秉」，北史卷六二王思政傳作「康」。魏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蒙遜子秉，北史卷三九薛安都傳作沮渠康。魏書卷六三王肅傳，肅弟秉，北史卷四二王肅傳也改作「康」。這裏「秉」是本名，但北史原文却是作「康」，本傳下文也都作「康」。故從百衲本。

〔二〕陽平王頤之爲定州　諸本「頤」作「順」，魏書作「顯」。按魏無「陽平王順」，也無「陽平王顯」。「順」、「顯」都是「頤」之訛。陽平王頤傳見本書卷十七、魏書卷十九上。本傳未言其曾官定州。但魏書卷六八甄琛傳云：「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衞軍府長史。」琛中山人，本州卽定州。又墓誌集釋元新成妃李氏墓誌圖版九八云：「使持節、衞大將軍、青定二州刺史、陽平惠王之母。」此陽平惠王卽頤。知頤曾爲定州刺史。今據改。

〔三〕彭城王勰征壽春　諸本「征」作「行」，魏書作「征」。按本書卷十九彭城王勰傳：「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尙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又見魏書卷八世宗紀景明元年。作「征」是，今據改。

〔四〕仲哲弟叔彥　諸本脫「哲」字，據魏書、通志補。

〔五〕督府務總　北齊書卷四六崔伯謙傳「總」作「殷」，通志卷一七〇循吏傳作「繁」。按「總」疑是「緐」之訛。

〔六〕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　諸本「生」訛作「死」，據魏書卷五六崔辯傳改。

〔七〕州人鄧誕引侯景軍奄至　諸本「鄧」作「劉」，周書卷三五崔謙傳作「鄧」。按本書卷四九、周書卷一四賀拔勝傳都作「鄧」。作「劉」是形訛，今據改。

〔八〕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荆州刺史　按周書云：「天和元年，授江陵總管。三年，遷荆州總管、荆淅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八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則士謙爲荆州刺史，是在其作荆州總管時。周之江陵總管在江陵，當時爲後梁國都。周之荆州在穰城南陽郡治，亦卽荆州總管所在。北史删節，似士謙以江陵總管兼荆州刺史，誤。

〔九〕大象末位開府儀同大將軍淅州刺史　諸本「象」作「業」，「儀同」下有「三司」二字。按周武帝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至隋初已廢，大業末不得有此官。且隋煬帝改州爲郡，大業末亦不得有淅州刺史。「業」乃「象」之訛，「三司」衍文。今據周書崔謙傳改删。

〔一〇〕賀拔勝牧荆州　諸本「牧」作「攻」，周書卷三五崔說傳作「出牧」二字。按賀拔勝作荆州刺史見本書卷四九賀拔勝傳。說兄士謙傳也說：「後賀拔勝出鎭荆州。」「攻」乃「牧」之訛，今據改。

〔一一〕改封安固縣侯　文苑英華卷九〇崔說神道碑作「安國」。按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上定州博陵郡有安國縣。崔氏以博陵爲郡望，故以本郡一縣爲封號，疑作「安國」是。

〔一二〕熊和中三州　諸本「熊」作「能」，周書作「熊」。按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河南郡宜陽縣下注云：「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今據改。又諸本「中」作「忠」，錢氏考異卷三一云：「『忠』當作

『中』，隋志卷三〇河南郡新安縣，後周置中州。」按崔說碑正作「中」，今據改。

〔一三〕贈鄜延等五州刺史　諸本「鄜」作「廓」，周書作「鄜」，崔說碑作「敷」。按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北華州，西魏改爲敷州」。又周書卷二文帝紀，魏廢帝元年，改北華爲鄜州。是「敷」即「鄜」。此州與延州相鄰。廓州見隋書同卷澆河郡，其地與延州相隔懸遠。作「鄜」是，今據改。

〔一四〕鄖公韋孝寬經略淮南　隋書卷七四崔弘度傳，「鄖」上有「從」字。

〔一五〕賜爵秦昌子　張森楷云：「魏書卷五七崔挺傳『秦』作『泰』，據周書卷三五崔猷傳作『泰』，疑『泰』是。」

〔一六〕今當爲絕群耳　張森楷云：「魏書作『今當爲群拜紀』。據下『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一語，則當以魏書爲是。」按爲群拜紀故事，見三國志卷二二陳群傳。張說是。

〔一七〕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　諸本「琛」作「棨」，魏書卷五七崔孝芬傳作「琛」。按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九月，「蕭衍遣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城，刺史長孫稚擊走之。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本紀作正光五年九月，是裴邃襲壽春之始，此傳作孝昌初，是元琛出兵之時。本書卷二七酈道元傳記其事也作孝昌初。作「棨」誤，今據改。

〔一八〕遷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　魏書無「遷」字，另有「荊州刺史李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二十八字，然后下接「荊州刺史」。按

「還」當是涉上文「還」字形似而衍。此二十八字當是因前後並有「荆州刺史」而抄脫。因此文義不明，且不知神儁何姓。

〔一九〕又除孝芬爲廷尉　魏書作「又孝芬爲廷尉之日」。按魏書是。此乃追敍孝芬爲廷尉少卿之時，治章武王融贓罪，與融結恨，以說明元融報復原委。據魏書卷九肅宗紀，元融以貪汚削爵除名，事在正光四年二月。北史此傳於孝昌後書「又除孝芬爲廷尉」，案元融以重法，與紀不合。

〔二〇〕引南賊圍兗州行臺　魏書無「行臺」二字。按上文說孝芬爲徐兗二州行臺，「圍兗州行臺」，便當是孝芬被圍。下文又說命孝芬往救援，自相矛盾。此「行臺」二字衍文。

〔二一〕與行臺于暉時相接　諸本「暉」作「侃」，魏書作「暉」。按魏書卷一〇孝莊紀永安元年即建義元年十月及十一月，並作「于暉」，于暉見魏書卷三一于栗磾傳。今據改。

〔二二〕天平初　魏書「初」作「末」。按上文云孝芬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則作「末」是。

〔二三〕及陳將華皎來附　諸本「華」訛作「蔡」，據周書卷三五、通志卷一五七崔猷傳改。事見本書卷一〇周武帝紀天和二年閏六月。

〔二四〕遷司玉大夫　大德本、南本「玉」作「王」，百衲本據殿本修改作「正」。周書卷三五崔猷傳、隋書卷六〇、通志卷一六三崔仲方傳作「玉」。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正四命見司玉下大夫。「王」「正」都訛，今據改。

〔二五〕進爵固安縣公　隋書「固安」作「安固」。按崔說傳，說封安固縣侯。「安固」當爲「安國」之訛，見前校記。這裏的「固安」亦疑是「安國」的倒訛。

〔二六〕蘄和滁方吳海等州　諸本「滁」作「徐」，隋書卷六〇崔仲方傳作「滁」。按滁州見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江都郡清流縣注，其地鄰近長江。徐州在後方，非渡江之處。作「滁」是，今據改。

〔二七〕夏首蘄口　諸本脫「首蘄」二字，據隋書補。

〔二八〕以水戰大決　諸本「大」訛作「火」，據隋書、通志改。

〔二九〕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　隋書「赭都諸賊」作「諸部」二字，張森楷云：「『赭都』二字無誼，疑卽『諸部』之誤。」

〔三〇〕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　諸本「伯」訛「祖」，據北齊書卷三〇、通志卷一五三崔昂傳改。

〔三一〕常勞私糴之費　按「私」當是「和」之訛。隋書卷二四食貨志謂東魏遷鄴後，「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知當時有和糴。

〔三二〕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　北齊書作「三百一十四條」。

〔三三〕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　按「令」下當脫「與」字。又諸本脫「薛」字，據北齊書補。又北齊書無「四十」二字。

〔三四〕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北郡幹　諸本「濟」下衍「州」字，據通志刪。又張森楷云：「都官尚

書卽治都官事，不得云『仍兼』，疑此文有脫誤。」按昂先爲度支尚書，疑是「仍兼度支事」之誤。

〔三五〕孝直字叔廣　魏書卷五七崔挺傳「廣」作「廉」。張森楷云：「疑廉是。」按廉、直協義，張說是。

〔三六〕言使往還　北齊書卷三九、通志卷一五三崔季舒傳「言」作「信」。

〔三七〕男女徙北邊　按下云「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則此「女」字當是「子」之訛。

〔三八〕接了無人王敬　張森楷云：「魏書卷五七崔挺傳作『接了無民敬』。此諱『民』爲『人』，又添一『王』字，句便費解。」

〔三九〕言邢卲宜親重　按北齊書卷三〇崔暹傳作：「言邢卲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卲，甚見親重。」通志卷一五三崔暹傳作：「言邢卲宜任府僚，可以兼管機密文字。文襄因以召卲，甚見親重。」這裏「親重」上當有脫文。

〔四〇〕高愼之叛僞與暹隙　張森楷云：「愼實與暹有隙，非僞也。『僞』或當是『爲』字。」按高愼與暹有隙，事見卷三一愼本傳。張說當是。

〔四一〕令暹後通名　諸本「令」上有「朝」字，北齊書三朝本無「朝」字。按「朝」字無義，今據刪。

〔四二〕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坦　諸本「坦」訛「恒」，據北齊書改。元坦見本書卷十九咸陽王禧傳。

〔四三〕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神武書〕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　諸本無「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神武書」十六字。北齊書及通志有。北齊書「神武」作「高祖」。按無此十六字，文義

不通，今據補。

〔四四〕暹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爲昭玄都以檢約之　按「篇」當作「薦」，從下讀。

〔四五〕神武親爲擁之而授轡　諸本「授」作「受」，據北齊書、通志改。

〔四六〕文襄盛寵王昭儀　按「王昭儀」當是玉儀之誤，見本書卷十四齊文襄敬皇后傳。高澄未曾爲帝，其妾不得有昭儀之號。

〔四七〕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　諸本脫「性」字，據北齊書、通志補。

〔四八〕同郡眭仲讓陽屈服之　張森楷云：「北齊書作『趙郡眭仲讓』。據眭豫傳北齊書卷四五，仲讓是趙郡高邑人，非博陵人，不得與暹爲同郡。『同』字誤也。」

〔四九〕暹兄謀開　按「謀」當作「諶」，「開」下有脫文。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本書卷三〇李繪傳、卷四三李庶傳、冊府卷六七四八〇五二頁並見崔諶。但北齊書卷二九李繪傳也誤作「崔謀」。新唐書卷七二宰相世系表以「謀開」連爲人名，實則「開」字以下當是敍諶之歷官，如開府參軍之類。新唐書表當卽據北史而作，故誤。

〔五〇〕纂從祖弟游　諸本無「纂」字，魏書卷五七有。按據魏書，游乃暹之再從叔而非從祖弟。北史「開」下「從」上脫去一段，遂似游爲暹之從弟。今據魏書補「纂」字。

〔五一〕爲東郡太守　魏書「東郡」作「河東」，按下言「郡有鹽戶」，則作河東是，東郡無鹽池。

〔五三〕至若宣猷之立朝贊務　諸本「立」下有「入」字，周書卷三五崔猷傳史臣論無。按「立」「入」二字，必有一衍，今從周書刪。

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李靈 曾孫元忠 渾 弟子璨 璨五世孫德饒 璨曾孫公緒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謐 謐子士謙 李裔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李靈字武符，〔一〕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

神䴥中，太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

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

恢長子悅祖，〔二〕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悅祖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

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史，謚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

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

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尒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粗，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時殷州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

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后，詔元忠致娉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處不慮無，〔三〕止畏如此老翁不可

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

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衞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斂焉。贈司徒，謚曰敬惠。

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

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

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

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嘗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儀曹郎。

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宗侃等慚，遂讓爲閑田。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尙，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

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卲、北海王昕

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爲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四〕由是歃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

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

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卲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卲、崔㥄、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

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妾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梁使主，〔五〕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六〕

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七〕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

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尙，梁人重其廉潔。

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鬬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

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于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

河間太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

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

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梁使至，侍中李神儁舉緯爲尚書南主客郎。〔八〕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藺來聘，緯勞之。〔九〕藺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捨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

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一〇〕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礚，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

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跱。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閤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

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一〕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刺史，諡曰惠。

子籍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

子徹，仕齊，位尙書左丞。

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寃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後爲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蠭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

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卽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他賊攻陷縣城，見害。

其弟德佋，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佋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佋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

徹弟公緒。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絕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於世。公緒旣善陰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

公緒弟概，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略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

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爲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並行於世。

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己，强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藁。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汩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屛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

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

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妹，〔二〕又以弟子娶順女，雖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萬，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剋統萬，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

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卽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鎭都大將、寧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

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三〕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跽，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

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

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

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並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爲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

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鎭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敷，字景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尙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旣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弈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旣致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旣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旣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尙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旣至，敕付廷尉。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尙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靖。

子希遠，字景沖，早卒。希遠子祖悛，襲祖爵。

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爲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簡。

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

祖昇弟祖勳，位給事黃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卽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紫光祿大夫。大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成，除齊州刺史。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卽祖勳妻姨，爲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尙書。

祖勳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尙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爲王，還復祖勳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祿卿。

祖勳第三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尙，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反，公統爲之謀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帝棓殺之，肝腦塗地。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尙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謚曰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卲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

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札雖不肖，請附子臧。」〔一四〕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翥使陳。

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爲後主娥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爲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並以文學自達，恥爲外戚家。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

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爲司州別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卽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一五〕

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

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一六〕

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衞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尙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

弈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尙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冏，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尙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險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卿，無所迴避，百僚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尙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强當世，堪濟過之。卒。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

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一七〕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幷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荆州刺史、柏仁子，謚曰懿。

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謂順曰「眞卿家千里駒也」。〔一八〕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委以軍國機密，〔一九〕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尙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

眞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

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幷請駱駝。

帝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旣開門，暢屛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幷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

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

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

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愼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

其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上，〔一〇〕並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儁，欲以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卽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愼，帝親愛之。

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

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慚而罷。遷主客給事中。

時人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出爲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爲之修飾廟

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㨯親往討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病卒于家。

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强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友。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

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

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尙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瑒俶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期年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

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靑，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擧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

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眞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

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

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眞，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三〕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

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二三〕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祀，二三俱允。〔二四〕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方，〔二五〕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二六〕言非而

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尙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見於注者也。〔三七〕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

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窗，〔三八〕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尙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屛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尙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二九〕

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

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尙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

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尙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喩。

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靑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敎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

其可默乎？

事奏，詔曰：「諡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諡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爲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衞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諡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齓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嘗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尙，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

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

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尙，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疏，頓至於此！」

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三〇〕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

年大熟，債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在坐，〔三〕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猨，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

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刖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弈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

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尙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

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尙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尙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

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茉、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黃，茉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愼、敦。晃位鎭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

斂、隆、熹。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愼、敦居柏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尙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眞，字。義深事列于後。〔三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顒，字彥祖。顒生勰、系、曾，各有令子，事並列于前。盛位中書郎。三子，纘、襲、闇。纘字緯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礭、龜。龜字神龜，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裔字徽伯。〔三三〕父秀林，小名榼，性溫直。〔三四〕太和中，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强扶弱，政以嚴威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史。

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爲定州鎭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尒朱榮禽葛榮，遂縶裔及高昂、薛脩義、李無爲等

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

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候衞大將軍、〔三五〕陝州刺史。及周文帝攻剋州城，見害。東魏贈尙書令、司徒、定州刺史。

子子旦襲。子旦弟子雄。〔三六〕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尙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

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卽位，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三七〕拜亳州刺史。隋文帝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

及晉王廣出鎭幷州，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尙書。上謂曰：「吾兒旣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裔從祖詵字令世，〔三八〕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

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

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

顯進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

暎子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粗入細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

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贈都官尚書，謚曰貞。

子愔襲，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愔位太子舍人。

愔族叔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爲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太后恕之。〔三九〕卒於夏州刺史。

肅從弟皦，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愼，武定中，位東平

太守。

曒從弟仲琁，〔四〇〕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爲害，仲琁示以威惠，卽並歸伏。累遷左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琁爲營構都將，〔四一〕進號衞大將軍。出爲兗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

煥字仲文，小字醜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隆字太彝，位阜城令。隆生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諱。〔四二〕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

煥有幹用，與酈道元俱爲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爲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荊蠻擾動，敕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苟兒，及斬氐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

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

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尒朱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眞，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尒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

子騊駼，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

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騊駼沒陳，政藻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尙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

騊駼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

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

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四三〕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並共觀聽，〔四四〕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

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敎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汚棄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四五〕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强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幷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足知

人矣！」〔四六〕

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

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僚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卒，贈吏部尙書。

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尙書左丞。

又有李蒨，字彥鴻，世居柏仁，弱冠以文章知名。〔四七〕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

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四八〕晚節頗以貪酒爲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嘗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

翥從兄子朗，才辭翥之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並有焉。靈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謐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校勘記

〔一〕李靈字武符　魏書卷四九李靈傳「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二〕恢長子悅祖　諸本脫「恢」字，據魏書、通志卷一四八李靈傳補。

〔三〕建義處不慮無　諸本脫「處」字，據北齊書卷二二李元忠傳補。

〔四〕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　諸本「史」作「吏」，通志卷一五三李渾傳作「史」。按光韶時爲青州長史，見魏書卷六六本傳。今據改。

〔五〕渾與弟繪緯俱爲聘梁使主　諸本脫「梁」字，據北齊書卷二九、通志李渾傳補。

〔六〕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諸本脫「之門」二字，據北齊書、通志補。

〔七〕繪與從弟騫　諸本「騫」作「褰」，北齊書卷二九、通志卷一五三李繪傳作「騫」。按李騫見本卷李順傳。其人又見於北齊書文苑傳序，今據改。

〔八〕位中散大夫梁使至侍中李神儁舉緯爲尙書南主客郎　南、北、汲、殿四本「梁」上有「聘」字，百衲本無「聘」字。又「至」字諸本並作「主」。按魏書卷四九李靈傳附李系即李緯傳云：「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舉系爲尙書南主客郎。」北史例改「蕭衍」爲「梁」，「朝貢」爲「至」，知「主」是「至」之訛。南本以后各本以緯曾爲聘梁使主，遂妄加「聘」字。不知緯之聘梁在武定五年，非在此時。且當時聘梁使主例兼散騎常侍，未聞以中散大夫爲使主者。今據改作「至」。又諸本脫「爲」字，據通志及魏書補。

〔九〕梁謝藺來聘緯勞之　諸本脫「緯」字，據通志卷一五三李緯傳補。

〔一〇〕天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　諸本脫「天安」二字，「徐」下衍「二」字。「天安」二字據魏

書卷四九李靈傳補。「二」字據魏書及通志卷一四八李靈傳刪。

〔一一〕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　魏書卷四九李靈傳「勳」字作「大夫」二字。又「與」上有「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爲長」十二字，北史刪去，則所謂「往復」者不知何所指。殊爲失當。

〔一二〕初浩弟娶順妹　諸本「妹」作「女」，魏書卷三六、通志卷一四八李順傳作「妹」。按下云「又以弟子娶順女」，則作「妹」是，今據改。

〔一三〕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　魏書「太常」下有「既雅恕衰疾傳」六字。按「太常」卽指李順，若果有此語，李順豈能反駁？「傳云」者，傳聞之言，魏書是，北史誤刪。

〔一四〕札雖不肖請附子臧　諸本「札」作「禮」，通志卷一六三李孝貞傳作「僕」。按左傳襄公十四年記吳季札讓國事，略云：「曹宣公之卒也，諸侯將立子臧，子臧去之。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此乃「札」訛爲「礼」，又轉鈔作「禮」也，今據回改。通志是以意改，非。

〔一五〕以功授上儀同三司　隋書卷五七李孝貞傳同。通志無「三司」二字。按周武帝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上儀同」卽上儀同大將軍見周書卷六武帝紀建德四年十月。通志是。但隋書於周末所改官，多復其舊名，北史是沿襲隋書。

〔一六〕子元玉　隋書、通志作「允玉」。張森楷云：「孝貞字元操，似不得名子『元玉』，隋書是。」

〔一七〕梁叔敬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諸本「叔敬」倒作「敬叔」，據魏書卷五三李孝伯傳乙。梁竦字叔

敬，見後漢書卷三四本傳。

〔一八〕謂順曰眞卿家千里駒也　諸本脫「順」字，據魏書卷五三、通志卷一四八李孝伯傳補。

〔一九〕委以軍國機密　諸本脫「委」字，據魏書、通志補。

〔二〇〕翟氏二子安人安上　魏書、通志「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二一〕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　魏書卷五三、通志卷一四八李安世傳作「無川無金，無山無玉」，按上文劉纘言「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因是，誇耀其多，疑魏書、通志是。

〔二二〕聊亦合其言志矣　李慈銘云：「『合其言志』當作『各言其志』，魏書卷九〇亦誤。」按魏書此卷是後人以北史補，故同北史之誤。

〔二三〕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　百衲本脫「室」字，各本從魏書卷九〇補李謐傳補作「廟」。册府卷五七二六八七五頁、通志卷一七八李謐傳作「室」。按下文卽作「太室」，今從册府、通志。

〔二四〕可謂施政及祀二三俱允　諸本作「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文不可通，據通志改。册府卷五七二惟「祀」訛作「記」，餘同通志，可証。

〔二五〕旣依五行當從其方　諸本脫「方」字，據通志補。

〔二六〕可謂攻於異端　諸本「攻」作「工」，據魏書、册府改。「攻乎異端」，語見論語爲政。

〔二七〕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厤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見於注者也　諸本「西房也」作

「西南」，又無「有」字，文不可通。按禮記喪大記鄭玄注云：「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旣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處李謐引鄭注有省略。疑北史原文當作：「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注者也。」故下文云：「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但北史、魏書、通志並脫，唯册府同上卷，六八七六頁差可通讀，今姑從册府補改。「諸侯」下斷句，以示有脫文。

〔二八〕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窗　諸本「窗」上脫「之」字，據魏書、通志、册府補。

〔二九〕南北七筵　諸本「七」作「十」。魏書、通志、册府作「七」。按下文云：「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九尺爲筵，七筵正得六十三尺。作「七」是，今據改。

〔三〇〕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閱訟　隋書卷七七李士謙傳，「喪事」下有「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十九字。北史有脫文。

〔三一〕嘗有客在坐　諸本脫「在」字，據隋書及通志卷一七八李士謙傳補。

〔三二〕聰生眞字義深事列于後　按下文李義深傳云：「祖眞，字令才，位中書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別駕。」此「字」下有脫文。

〔三三〕李裔字徽伯　諸本「字」下衍「伯」字，據魏書卷三六李順傳删。李徽伯見周書卷二、本書卷九周

文帝紀大統三年八月，及本書卷三一高愼傳。

〔三四〕性溫直　魏書「溫」作「彊」。按下云「豪右畏之」，作「彊直」是。

〔三五〕爲候衞大將軍　魏書卷三六無「候衞」二字，此疑是衍文。隋煬帝大業三年始改左右武衞爲左右候衞，在此以前似無候衞之名。

〔三六〕子旦弟子雄　按隋書卷四六作李雄，卷七〇楊玄感傳另見李子雄。本書卷七四則作李雄，二人易名。

〔三七〕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　諸本脫「從」字，據隋書卷四六、通志卷一六一李雄傳補。

〔三八〕裔從祖詵字令世　魏書卷三六李順傳「世」作「孫」。按本書卷三一高允徵士頌亦作「孫」。疑「孫」是。

〔三九〕太后恕之　魏書李順傳作：「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內史。」此作「恕」，誤。

〔四〇〕曒從弟仲琁　諸本「琁」作「旋」。李慈銘云：「魏書作『仲琁』。曲阜孔廟有魏興和三年十二月所立仲琁修孔子廟碑，云『君姓李字仲琁』，則當依魏書爲是。」按李說是，碑見金石萃編卷三一，今據改。

〔四一〕以仲琁爲營構都將　諸本無「都」字，魏書「都將」作「將作」。按碑作「都將」，今據補。

〔四二〕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諱　按唐之太祖元皇帝卽李昞，「景」是避唐諱改。

〔四三〕修國史遷國子博士　諸本脫「國史遷」三字，據魏書卷三六李順傳附同軌傳補。

〔四四〕兼遣其朝士並共觀聽　南、北、汲、殿四本「並」作「議」，百衲本作「義」，魏書作「並」。按作「議」、「義」皆不可通，今據魏書改。

〔四五〕之良弟幼廉　魏書李順傳、北齊書卷四三李稚廉傳「幼」作「稚」，北史避唐諱改。下文「蒙幼而廉」之幼，本亦作「稚」。

〔四六〕吾足知人矣　諸本「足」訛「是」，據北齊書及通志卷一五三李稚廉傳改。

〔四七〕弱冠以文章知名　諸本脫「名」字，據通志李稚廉傳附李翥傳補。

〔四八〕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　諸本「陳」作「梁」。張森楷云：「北齊帝紀本書卷八齊後主紀天統四年『梁』作『陳』是。時梁已亡，後梁不與齊通。」按本卷李孝貞傳云：「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翥使陳。」張說是，今據改。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闞駰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 玄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

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

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

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鎭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爲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

文成踐阼，爲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愼，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淸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

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

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賵甚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

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

子肇襲，字伯始，孝文賜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爲本州南安王楨鎭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鎭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

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如聞賊將屢以

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將從之，尋而䘮敗。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靑、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

明帝卽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尙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叉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淸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公。

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淸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尙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淸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

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鎭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傳位，徙御崇光宮，〔一〕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擧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

承明初，〔二〕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斾。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尙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淸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

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

後上表曰：

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

今故宜於六鎭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三〕俱送北鎭。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四〕與六鎭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鎭，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五〕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

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

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

又詔閭爲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敍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愼，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閭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創制立會，〔六〕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

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鎭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

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七〕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鎭，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閭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願陛下當從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

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

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迴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

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尙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卒于家，諡文貞。

閭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强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爲

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鎭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氐。〔六〕氐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令。

溫子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

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鎭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敍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

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楊，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

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衞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

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

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九〕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尙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一〇〕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一一〕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

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

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卽令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三〕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疏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連屈丐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爲時知。後爲北鎭司馬，爲鎭修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一三〕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爲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一四〕位酒泉太守。

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敍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

懷義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沖，沖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

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衞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愼，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璝內附，〔一五〕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土文華，才堪注述，言之太武，並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

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臥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闞駰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倞，父玖，並有名於西土，玖位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一六〕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一七〕引爲從事中郎。王薨，遷京師。家甚貧，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延明，〔一八〕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

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

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尙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

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

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韮谷窟，疾卒。

太和十四年，尙書李沖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

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皁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

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

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爲中散騎常侍。〔一九〕以業無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恭公。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

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

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二〇〕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

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尙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僚，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尙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

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擧觴屬遊道曰：「飮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飮此酒。」

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尙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三〕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

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己，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尙書鄭述祖等上言曰：

飾僞亂眞，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三〕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淸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毁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

捍使者尙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汚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

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三二〕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眞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

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幷州他經略，不忍殺卿。」〔三四〕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

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眞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三五〕「遊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己，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

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

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

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勳，意將含忍。游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游，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僚，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

然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爲司州綱紀，與牧昌樂、西河二王乖忤，〔二六〕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奬，一面便定死交。奬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奬爲河南尹，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

詭。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二七〕游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己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交，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廞伏法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既收粹尸，厚加贈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二八〕何謂醜者必無情。」

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己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

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愼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

士約亦重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强，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

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二九〕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

臣聞伏犧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敍；載之方册，則

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三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三一〕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吏人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三二〕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書形雖無厥誼，〔三三〕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三四〕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三五〕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

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愼古學之師也。後愼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魏初，博士淸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三六〕博開古藝，〔三七〕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敎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衞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

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

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衞，音讀楚、夏，時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䨲，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闕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

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衞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敍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

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尙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三八]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幷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三九]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四〇]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

詔曰：「可如所請，幷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既聿修，克隆堂構，正清梗概，〔四〕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游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校勘記

〔一〕獻文傳位徙御崇光宮　諸本「傳」作「卽」，魏書卷五四高閭傳作「傳」。又各本無「御」字，宋本及魏書有。按本書卷二獻文紀，皇興五年八月，獻文傳位於其子孝文，「徙御崇光宮」。作「傳」，有「御」字，是。今據改補。

〔二〕承明初　諸本「承」訛作「永」，據魏書百衲本改。魏無「永明」，承明乃孝文年號。

〔三〕隨近作米　諸本「作米」訛作「往來」，據魏書改。

〔四〕征北部率所領　各本「領」訛「鎭」，據宋本及魏書、通志卷一四八高閭傳改。

〔五〕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　各本「三步」作「二步」，宋本及魏書、通志作「三」。按正韻：「路程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每人三步則百人三百步，與三百六十步之數較近。今從宋本。

〔六〕創制立會　諸本「創」訛「刑」，「立」訛「之」。「創」據通志改，「立」據魏書及通志改。「創」亦作「刱」，「刑」乃「刱」之訛。

〔七〕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　魏書「雍」上有「蕭鸞」二字，此當有「齊」字。又「武」魏書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八〕遂沒於氐　諸本「沒」訛「歿」，據魏書卷五二趙逸傳改。

〔九〕尋歸家不事產業　魏書作「舒尋歸家，叟不事產業。」則歸家者是宗舒，非叟。

〔一〇〕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　魏書「李」作「老」，「相」下有「許」字，「許」作「計」。疑北史訛脫。

〔一一〕博陵許赤武　魏書卷五二胡叟傳「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一二〕襲其爵始復男　諸本「始復」誤倒，據魏書、通志及上文乙。

〔一三〕燉煌深泉人也　按「深泉」本作「淵泉」，見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燉煌郡。北史避唐諱改。
〔一四〕吾之臧子原也　張森楷云：「『原』當作『源』，謂臧洪也。見後漢書卷五八。」
〔一五〕慕瓚內附　諸本「慕」下衍「容」字，據魏書卷五二段承根傳及本書卷九六吐谷渾傳刪。
〔一六〕拜大行臺　魏書卷五二闞駰傳無「臺」字。
〔一七〕樂平王丕鎮涼州　諸本「平」訛作「安」，據魏書改。丕傳見本書卷一六。其鎮涼州事，見魏書卷四上世祖紀太延五年十月。
〔一八〕劉延明　魏書卷五二劉昞傳云：「劉昞字延明。」北史避唐諱稱字。
〔一九〕爲中散騎常侍　魏書卷五二宋繇傳無「騎」字。按「中散騎常侍」無此官名，疑有訛誤。
〔二〇〕除左中兵郎中　諸本訛誤作「左兵中軍」，據北齊書卷四七補宋遊道傳改。「左中兵郎中」見隋書百官志中。
〔二一〕劾太師咸陽王坦　諸本「坦」訛「但」，據北齊書及通志卷一七一宋遊道傳改。元坦傳見本書卷一五。
〔二二〕罕識名義　各本「罕」訛「空」。據宋本及北齊書、通志改。
〔二三〕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　諸本「分」作「忿」。北齊書作「分」。按「分爲」意卽「判斷」，作「忿」誤，今據改。

〔二四〕卿早逐我向幷州他經略不忍殺卿　北齊書作「卿早逐我向幷州，不爾，他經略殺卿」，疑是。

〔二五〕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　北齊書「收」作「杖」，無「辯」字。按疑「辯」字衍。

〔二六〕爲司州綱紀與牧昌樂西河二王乖忤　諸本「昌樂」作「樂昌」。張森楷云：「當作昌樂。」按魏書卷二一上高陽王雍傳，雍子誕封昌樂王，孝靜初爲司州牧，天平三年死。其時宋遊道正官司州中從事，卽「司州綱紀」。張說是，今據乙。

〔二七〕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　通志「兵」作「共」，疑是。

〔二八〕意識不關貌　諸本「貌」作「見」，北齊書作「貌」。按「貌」本作「皃」，與「見」形似致訛，今據改。

〔二九〕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　諸本「長」下有「史」字，魏書卷九一江式傳無。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公府長史班在第四品上，公府行參軍班在第六品上，長史爲公府首僚，決無下兼行參軍之理。「史」字衍文，今據魏書刪。

〔三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魏書「車」上有「中」字。按趙高宦者，當有「中」字。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見「中車府令趙高」。

〔三一〕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　魏書作「皆取史籀大篆，或頗有省改」。「式」當是「或」之訛。

〔三二〕吏人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　諸本脫「吏人上」三字，據魏書補。

〔三三〕其書形雖無厥誼　諸本「書形」倒作「形書」，據魏書乙。又魏書「其」上有「考」字。

〔三四〕自以應運制作　諸本「應運」誤倒，據魏書乙。

〔三五〕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　魏書「尙書」上有「禮」字。北史脫。

〔三六〕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　諸本脫「時」字，據魏書補。

〔三七〕博開古藝　魏書作「博古開藝」。按册府卷六〇八七二九四頁作「博聞古藝」，疑是。

〔三八〕祖文宗　疑有訛誤。

〔三九〕書生各五人　魏書無「各」字，當是衍文。

〔四〇〕評議疑隱　諸本「評」訛作「誣」，據魏書改。

〔四一〕正清梗概　魏書「清」作「情」，是。

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劭 鄭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子譯 譯叔祖儼 儼從子偉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也。〔一〕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怱怱，疑爲王氏子孫。彬稱爲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從事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擧兵，推慧龍爲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荆州，衆遂不果。羅脩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

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

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眞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幷、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

及宋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

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

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

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眞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鎭都副將，未至鎭而卒。

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羇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慚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諡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

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

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昏，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鎭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封長社侯、〔三〕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

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三〕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旣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

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卽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卽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

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寵勢亦不足恨。〔四〕領軍元叉使奴遺瓊馬，瓊幷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

孝昌三年，除鎭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郞，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幷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長子遵業，風儀淸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郞，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郞，監典儀注。

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尙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郞，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游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尒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幷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幷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尙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

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尙書，幷州刺史，諡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

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

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

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己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

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

「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賫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

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鬭，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鬭。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鬭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鬭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鬭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

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鬭，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尙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

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亳州、滎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

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

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廻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傘，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衞園中，葱皆變爲韭。

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

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衞。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鄣皆通決，〔三〕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

人以義也。「拘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爲「眞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眞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眞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衞」者，言楊氏得天衞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爲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

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

訖，道無爲，安卒，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卒」者，「安」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卒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

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至誠，寵錫日隆。

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六〕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

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

朔，偏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

及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

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七〕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

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卒於官。

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乂，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

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八〕贈齊州刺史。

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

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齎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

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羲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

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

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人望，爲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喩。羲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

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九〕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羲昏姻，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

出爲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別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孝文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

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羲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政事才，爲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出爲齊州刺史。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兗州刺史，諡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一〇〕與諸才儁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敍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一一〕

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一二〕

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尙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校。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敎，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尙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敎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光、靑二州刺史，復入爲祕書監。卒，諡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

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昵，擢爲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胄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爲人糾告，懼，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皇后及文襄爭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

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子翻，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黿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鞹，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於家。

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司馬，天壽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

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爲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曾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疏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歷位司徒左長史、尙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

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一三〕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敎猶尙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餚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

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祖，卒於太常丞。

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爲奸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婚宦無貶，於時有識，咸以歎息矣。

羲長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

小白位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爲嬪，位東徐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諡曰簡。子希儁，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諡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

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

胤伯弟平城，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爲尙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

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

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寃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以軍功賜爵成皋男，〔一四〕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史。

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强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史。

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

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爲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岳陽王蕭詧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爲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長孫儉、〔三五〕司馬楊寬、尙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敍，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

周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歷御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

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

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邑大將軍、徐兗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從祖文寬，〔一六〕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一七〕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褻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

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卽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

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

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

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

初，隋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鎭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一〇〕行內史上大夫事。

及隋文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

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隋文陰疏之，然以其有定册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成臯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

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

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諡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

元璹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衞將軍。大業末，爲文城太守，以城歸國。

瓊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之。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尙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

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尒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

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衞尉少卿，遷衞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尙書右僕射，諡曰貞。

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靑州刺史。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臠殺之。

思明、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尒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尙書右僕射。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爲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

偉字子直，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尒朱氏滅後，自梁歸魏。

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

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一九]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幷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粗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爲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諡曰肅。

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己，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述祖族子雛，有識尙，操行淸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爲皇太子納其女爲良娣，

雛時爲尙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夷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頹其家聲。惜矣！

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尙，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觖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翻然豹變，蓋知機之士乎。

校勘記

〔一〕散騎侍郎緝之子也　諸本「騎」下衍「常」字，據魏書卷三八王慧龍傳刪。

〔二〕襲爵封長社侯　魏書無「封」字，此衍文。

〔三〕拜前將軍　魏書作「前軍將軍」。

〔四〕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寵勢亦不足恨　李慈銘云：「『盛服』下有脫文，魏書亦同，下注『闕』字。」按南、殿二本此句作「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就褫之，崇亦不恨」。疑本有脫文，南本以意改，殿本承之。

〔五〕明當時蕃鄣皆通決　各本「鄣」訛「彰」，據宋本及隋書卷六九、通志卷一六二王劭傳改。

〔六〕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　各本「姓」作「日」，宋本及隋書、通志作「姓」，今從宋本。

〔七〕石碏殺石厚　諸本「碏」作「蜡」，據隋書、通志改。石碏見左傳隱公三年。

〔八〕又無子　諸本「叉」訛「乂」，據通志卷一四九王慧龍傳改。

〔九〕中山王叡寵幸當時　按本書卷九二恩幸傳，王叡封中山王。此應重「王」字。

〔一〇〕自比遷務雖猥　百衲、北、殿三本「務」作「豫」，南、汲二本及魏書卷五六鄭道昭傳作「務」。按「遷務雖猥」指遷都洛陽，事務繁雜。與下「不廢詠綴」相應。今從南本。

〔一一〕與諸才儁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敍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　魏

書無「未若今日」四字，通志「敍記」下有「又曰」二字。按疑原文當如魏書，此整段皆孝文對鄭道昭語。言當日詠綴，已命邢巒總集，彼時鄭道昭以家有喪事，未得參預，故云：「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后人增「未若今日」四字，遂使此文從中截斷。通志又以「當爾之年」以下十六字，突兀出現，因增「又曰」二字。今姑依舊文標點。

〔一二〕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　諸本「都」下有「督」字，魏書無。按「州都」即州中正。見本書卷二〇穆崇傳校記。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二鄭述祖天柱山銘稱道昭曾爲北豫州大中正。據魏書地形志中：「北豫州，太和十九年罷，置東中府，天平初（府）罷，改復。」蓋遷洛之後，北豫州併入司州，故罷。天平初，東魏遷鄴，又復爲北豫。故本傳稱道昭爲司州州都，鄭述祖天柱山銘刻於北齊時，故又稱之爲北豫州大中正。實即一官。今據魏書刪「督」字。

〔一三〕初述祖父爲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　諸本「光」作「兗」，錢氏考異云：「按述祖之父道昭，歷光青二州刺史，未嘗爲兗州。疑『兗』當作『光』，字之誤也。」按金石補正卷一四鄭道昭雲峰山石刻題銜爲光州刺史。又卷二一有光州刺史鄭述祖重登雲峰山題記，所敍即本傳下文「往尋舊迹」事。刻石在今山東掖縣，即光州治所。知「兗」確是「光」之訛。錢說是，今據改。又諸本「城」上有「鄭」字，北齊書卷二九補、通志卷一五五鄭述祖傳無。按光州無「鄭城」，掖縣也不名「鄭城」，「鄭」乃涉上文「鄭兗州」而衍。今據刪。

〔一四〕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以軍功賜爵成皋男　魏書卷五六鄭羲傳言輯之死於天平四年，無爲「司徒諮議」語。張森楷云：「天平四年卒，則安得及齊世乎？此『齊大寧』三字蓋謬。」按「司徒諮議齊大寧中」八字，應是涉下文其弟懷孝之歷官而衍。

〔一五〕命道邕與左長史長孫儉　諸本「長孫儉」作「孫儉」，周書卷三五鄭孝穆傳作「長孫儉」。按文苑英華卷九〇五拓拔儉即長孫儉碑言儉於大統十六年爲宇文泰丞相府長史，與鄭道邕爲右長史之時間見周書正合。此脫「長」字，今據補。

〔一六〕譯從祖文寬　殿本考証云：「據上文瓊子道邕，道邕子譯，下文瓊弟儼，儼子文寬，則文寬乃譯從父也。『祖』字誤。」按隋書卷三八鄭譯傳已誤，北史承之。

〔一七〕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　諸本脫「相」字，據隋書鄭譯傳補。

〔一八〕拜譯柱國相府長史　諸本脫「相」字，據隋書鄭譯傳補。

〔一九〕禽東魏刺史鹿永　周書卷三六鄭偉傳作「鹿永吉」。按鹿悆字永吉，見本書卷四六本傳，此單稱「永」。